

通

丙子



劉繇太史慈士燮傳第四

劉繇字正禮東萊牟平人也

吳書

國志四十九

劉繇字正禮東萊牟平人也。年以經明行脩舉孝廉光祿大夫察四行除東平陵令。繇受父業

年以經明行脩舉孝廉光祿大夫察四行除東平陵令。繇受父業

年以經明行脩舉孝廉光祿大夫察四行除東平陵令。繇受父業

年以經明行脩舉孝廉光祿大夫察四行除東平陵令。繇受父業

年以經明行脩舉孝廉光祿大夫察四行除東平陵令。繇受父業

年以經明行脩舉孝廉光祿大夫察四行除東平陵令。繇受父業

年以經明行脩舉孝廉光祿大夫察四行除東平陵令。繇受父業

年以經明行脩舉孝廉光祿大夫察四行除東平陵令。繇受父業

年以經明行脩舉孝廉光祿大夫察四行除東平陵令。繇受父業

年以經明行脩舉孝廉光祿大夫察四行除東平陵令。繇受父業

年以經明行脩舉孝廉光祿大夫察四行除東平陵令。繇受父業

年以經明行脩舉孝廉光祿大夫察四行除東平陵令。繇受父業

年以經明行脩舉孝廉光祿大夫察四行除東平陵令。繇受父業

年以經明行脩舉孝廉光祿大夫察四行除東平陵令。繇受父業

年以經明行脩舉孝廉光祿大夫察四行除東平陵令。繇受父業



服弊車贏馬為窶陋三去相位輒歸本土往來京師常下  
道脫轡過人莫知焉寵嘗欲止亭亭吏止之曰整頓博舍  
待劉公不可得止罷因過去其家  
廉儉皆此類也以老病卒于家  
繇兄字公山居位侍

中兗州刺史

續漢書曰繇父與一名方山魯太守也繇皆  
有雋才 英雄記稱也孝悌仁恕以虛已受

人繇年十九從父躡為賊所劫質繇募取以歸由

是顯名舉孝廉為郎中除下邑長時郡守以貴戚

託之遂棄官去州辟部濟南濟南相中常侍子貧

穢不循繇奏免之平原陶丘洪薦繇欲令舉茂才

刺史曰前年舉公山柰何復舉正禮乎洪曰若明

使君用公山於前擢正禮於後所謂御二龍於長

塗騁驥驥於千里不亦可乎會辟司空掾除侍御

史不就避亂淮浦詔書以為揚州刺史時表術在

淮南繇畏憚不敢之州欲南渡江吳景孫賁迎置

曲阿術圖為僭逆攻沒諸郡縣繇遣樊能張英屯

江邊以拒之以景賁術所授用乃迫逐使去於是

術乃自置揚州刺史與景賁并力攻英能等歲餘

不下漢命加繇為救振武將軍眾萬餘人孫策東

渡破英能等繇奔丹徒

表宏漢紀曰劉繇將奔會稽許  
子將曰會稽富實策之所貪且

窮在海隅不可往也下如豫章北連豫章西接荆州若收合  
吏民遣使貢獻與曹亮州相聞雖有袁公路隔在其間其人

豺狼不能久也足下受王命  
孟德景升必相救濟繇從之遂泝江高保豫章駐彭澤

策融先至殺太守朱皓

皓音壯力反戲帝春秋曰是戲  
也彭澤又使融助皓討劉表



清周太守諸葛玄許子將謂融曰有融出軍不應命名義者也宋文明善推誠以信人宜使密防之融到果許殺皓代領事入居郡中繇進討融為融所破更復招合屬縣攻破融融敗走入山為民所殺繇尋病卒時年四十二年融者丹揚人初聚眾數百往依徐州牧陶謙謙使督廣陵彭城漕漕遂放縱擅殺坐斷三郡委輸以自入乃大起浮圖祠以銅為人黃金塗身衣以錦采垂銅槃九重下為重樓閣道可容三千餘人悉課讀佛經令界內及旁郡人有好佛者聽受道復其他役以招致之由此遠近前後至者五千餘人戶每浴佛多設酒飯布席於路經數十里

民人來觀及就食且萬人費以巨億計曹公攻陶謙徐土搔動融將男女萬口馬三千匹走廣陵廣陵太守趙昱待以賓禮先是彭城相薛禮為陶謙所逼屯秣陵融利廣陵之眾因酒酣殺昱放兵大略因載而去過殺禮然後殺皓後策西伐江夏還過豫章收載繇喪善遇其家王朗遺策書曰劉正禮昔初臨州未能自達實顛尊門為之先後用能濟江成治有所處定踐境之禮感分結意情在終始後以袁氏之嫌謂更乖刺更以同盟還為讎敵原其本心實非所樂康寧之後常念淪平更成復



踐宿好一爾分離款意不昭奄然殒隕可為傷恨  
知數以薦薄德以報怨收骨育孤哀亡愆存捐既往  
之猜保六尺之託誠深恩重分美名厚實也昔魯  
人雖有齊怨不廢喪紀春秋善之謂之得禮誠良  
史之所宜藉鄉校之所歎聞正禮元子致有志操  
想必有以殊異威盛刑行施之以恩不亦優哉  
長子基字敬輿年十四居繇喪盡禮故吏餽餉皆  
無所受吳書曰基遭多難嬰丁困苦潛處味道不以為戚  
與羣子弟居常夜卧早起妻妾希見其面諸弟敬憚  
事之猶父不妄交游門無雜賓次女容美好孫權愛敬之權為驃騎將  
軍辟東曹掾拜輔義校尉建忠中郎將權為

吳王遷基大農權嘗宴飲騎都尉虞翻醉酒犯忤  
權欲殺之威怒甚盛由基諫爭翻以得免權大暑

雷雨權以蓋自覆  
如此徙郎中令權

敬字不執事  
敬字不執事

權為子霸納基女賜第一區四時寵賜與全張比  
基二弟鏐尚皆騎都尉

太史慈字子義東萊黃人也少好學仕郡奏曹史  
會郡與州有隙曲直未分以先聞者為善時州章  
已去郡守恐後之求可使者慈年二十一以選行



踐宿好一爾分離款意不昭奄然殒隕可為傷恨  
知數以厲薄德以報怨收骨育孤哀亡慙存捐既往  
之猜慄六尺之託誠深恩重分美名厚實也昔魯  
人雖有齊怨不廢喪紀春秋善之謂之得禮誠良  
史之所宜藉鄉校之所歎聞正禮元子致有志操  
想必有以殊異威盛刑行施之以恩不亦優哉  
長子基字敬輿年十四居絲喪盡禮故吏餽餉皆  
無所受吳書曰基遭多難嬰丁困苦潛處味道不以為戚  
與羣弟居常夜卧早起妻妾希見其面諸弟敬憚  
事之猶父不妄交游門無雜賓次女容美好孫權愛敬之權為驃騎將  
軍辟東曹掾拜輔義校尉建忠中郎將權為

吳王遷基大農權嘗宴飲騎都尉虞翻醉酒犯忤  
權欲殺之威怒甚盛由基諫爭翻以得免權大暑  
時嘗於船中宴飲於船樓上值雷雨權以蓋自覆  
又命覆基餘人不得也其見待如此徙郎中令權  
稱尊號改為光祿勳分平尚書事年四十九卒後  
權為子霸納基女賜第一區四時寵賜與全張比  
基二弟鏐尚皆騎都尉  
太史慈字子義東萊黃人也少好學仕郡奏曹史  
會郡與州有隙曲直未分以先聞者為善時州章  
已去郡守恐後之求可使者慈年二十一以選行



晨夜取道到洛陽詣公車門見州吏始欲求通態  
問曰君欲通章邪吏曰然問章安在曰車上慈曰  
章題署得無誤邪取來視之吏殊不知其東萊人  
也因爲取章慈已先懷刀便截敗之吏踴躍大呼  
言人壞我章慈將至車間與語曰向使君不以章  
相與吾亦無因得敗之是爲吉凶禍福等耳吾不  
獨受此罪豈若默然俱出去可以存易亡無事俱  
就刑辟吏言君爲郡敗吾章已得如意欲復亡爲  
慈答曰初受郡遣但來視章通與未耳吾用意太  
過乃相敗章今還亦恐以此見譴怒故俱欲去爾

吏然慈言即日俱去慈旣與出城因遁還通郡章  
州家聞之更遣吏有章有司以格章之故不復見  
理州受其短由是知名而爲州家所疾恐受其禍  
乃避之遼東北海相孔融聞而竒之數遣人訊問  
其母并致餉遺時融以黃巾寇暴出屯都昌爲賊  
管亥所圍慈從遼東還母謂慈曰汝與孔北海未  
嘗相見至汝行後贍恤殷勤過於故舊今爲賊所  
圍汝宜赴之慈留三日單步徑至都昌時圍尚未  
密夜伺間隙得入見融因求兵出斫賊融不聽欲  
待外救外救未有至者而圍日偏融欲告急平原



相劉侑城中人無由得出慈自請求行融曰今賊圍甚密衆人皆言不可卿意雖壯無乃實難乎慈對曰昔府君傾意於老母老母感遇遣慈赴府君之急固以慈有可取而來必有益也今衆人言不可慈亦言不可豈府君愛顧之義老母遣慈之意邪事已急矣願府君無疑融乃然之於是嚴行蓐食須明便帶鞬攝弓上馬將兩騎自隨各作一的持之開門直出外圍下左右人並驚駭兵馬互出慈引馬至城下塹內植所持的各一出射之射之畢徑入門明晨復如此圍下人或起或卧慈復植

的射之畢復入門明晨復出如此無復起者於是下鞭馬直突圍中馳去比賊覺知慈行已過又射殺數人皆應弦而倒故無敢追者遂到平原說備曰慈東萊之鄙人也與孔北海親非骨肉比非鄉黨特以名志相好有分災共患之義今管亥暴亂北海被圍孤窮無援危在旦夕以君有仁義之名能救人之急故北海區區延頸恃仰使慈冒白刃突重圍從萬死之中自託於君惟君所以存之備歛容答曰孔北海知世間有劉備邪即遣精兵三千人隨慈賊聞兵至解圍散走融既得濟益奇貴



慈曰卿吾之少女也事畢還啓其母母曰我喜汝  
有以報孔北海也揚州刺史劉繇與慈同郡慈自  
遼東還未與相見暫渡江到曲阿見繇未去會孫  
策至或勸繇可以慈為大將軍繇曰我若用子義  
許子將不當笑我邪但使慈偵視輕重時獨與二  
騎卒遇策策從騎十三皆韓當宋謙黃蓋輩也慈  
便前鬪正與策對策刺慈馬而擊得慈項上手戟  
慈亦得策兜鍪會兩家兵騎並各來赴於是解散  
慈當與繇俱奔豫章而遁於蕪湖亡入山中稱丹  
楊太守是時策已平定宣城以東惟涇以西六縣

未服慈因進住涇縣立屯府大為山越所附策躬

自攻討遂見囚執策即解縛捉其手曰寧識神亭

時邪若卿爾時得我云何慈曰未可量也策大笑

曰今日之事當與卿共之吳歷云慈於神亭戰敗為策

見咨問進取之術慈答曰破軍之將不足與論事策曰昔韓

信定計於廣武今策決疑於仁者君何辭焉慈曰州軍新破

士卒離心若儻分散難復合聚欲出宣恩安集恐不合尊意

策長跪答曰誠本心所望也明日中望君來還諸將皆疑策

曰太史子義青州名士以信義為先終不欺策明日大請諸

將豫設酒食立竿視影日中而慈至策大悅常與參論諸軍

事疑為謬誤江未傳曰策謂慈曰聞卿昔為太守劫州章  
射文舉請詣玄德皆有烈義天下智士也但所託未得其人  
欲騰為先階即署門下督還吳授兵拜折衝中郎將  
尺木者也



後劉繇亡於豫章士眾萬餘人未有所附策命慈

往撫安焉江表傳曰策謂慈曰劉牧往責吾為表氏攻廬

餘人盡在公路許孤志在立事不得不屈意於公路求索故

兵再往總得千餘人耳仍令孤攻廬江兩時事勢不得不為

行但其後不連臣節自棄作邪僭事諫之不從丈夫義交苟

有大故不得不離孤交求公路及絕之本末如此今劉繇喪

亡恨不及其生時與共論辯今兒子在豫章不知華子魚待

遇何如其故部曲復依隨之否卿則州人昔又從事寧能往

視其兒子並宣孤意於其部曲樂來者便與俱來不樂

來者且安慰之并觀察子魚所以牧禦方規何似視廬陵鄰

陽人民親附之否卿手下兵官將多少自由意慈對曰慈有

不救之罪將軍量同桓文待遇過望古人報生以死期於盡

節沒而後已今並息兵兵不宜

多將數十人自足以往還也

左右皆曰慈必北去不

還策曰子義捨我當復與誰餞送昌門把腕別曰

何時能還答曰不過六十日果如期而反江漢傳曰

策初遣慈

也議者紛紜謂慈未可信或云與華子魚州里恐留彼為籌

策或疑慈西託黃祖假路還北多言遣之非計策曰諸君語

皆非也孤斷之詳矣太史子義雖氣勇有膽烈然非縱橫之

人其心有士謀志經道義貴重然諾一以意許知已死亡不

相負諸君勿復憂也慈從章還議者乃始服慈見策曰華

諧

子魚良德也然非籌略才無他方規自守而已又丹楊董芝

自擅廬陵詐言被詔書為太守鄱陽民帥別立宗部阻兵守

界不受子魚所遣長吏言我以別立郡須漢遣真太守來當

迎之耳子魚不但不能言我別立郡須漢遣真太守來當

五六千家相結聚作宗伍惟輸租布於郡再發召一人遂不

可得子魚亦親視之而已策附掌大劉表從子磐驍勇

數為寇於艾西安諸縣策於是分海昏建昌左右

六縣以慈為建昌都尉治海昏并督諸將拒磐磐

絕跡不復為寇慈長七尺七寸美鬚髮後臂善射

弦不虛發嘗從策討麻保賊賊於屯裏緣樓上行



詈以手持樓琴慈引弓射之矢貫手著琴圍外萬  
人莫不稱善其妙如此曹公聞其名遺慈書以篋  
封之發省無所道而但貯當歸孫權統事以慈能  
制磐遂委南方之事年四十一建安十一年卒

白慈臨亡歎息曰丈夫生世當帶七尺之劍以升天子之階今所志未從奈何而死乎權甚悼惜之

越騎校尉吳書曰亭字元機歷尚書吳郡太守

士燮字威彥蒼梧廣信人也其先本魯國汝陽人

至王莽之亂避地交州六世至燮父賜相帝時為

日南太守燮少游學京師事潁川劉子奇治左氏

春秋察孝廉補尚書郎公事免官父賜喪闕後舉

茂才除巫令遷交趾太守弟壹初為郡督郵刺史

丁宮徵還京都壹侍送勤恪宮感之臨別謂曰刺

史若待罪三事當相辟也後宮為司徒辟壹比至

官已免黃琬代為司徒甚禮遇壹董卓作亂壹亡

歸鄉里吳書曰琬與卓相害而壹盡心於琬甚有聲稱卓惡之乃署教曰司徒掾士壹不得除用故歷年不遷會

卓入關壹乃亡歸交州刺史朱符為夷賊所殺州郡擾亂燮

乃表壹領合浦太守次第徐聞令黼領九真太守

黼音于鄙反見字林黼弟武領海南太守燮體器寬厚謙虛

下士中國士人往依避難者以百數耽玩春秋為

之注解陳國袁徽與尚書令荀彧書曰交趾士



府君既學問優博又達於從政處大亂之中保全一郡二十餘年疆場無事民不失業羈旅之徒皆蒙其慶雖竇融保河西曷以加之官事小闕輒玩習書傳春秋左氏傳尤簡練精微吾數以咨問傳中諸疑皆有師說意思甚密又尚書兼通古今大義詳備聞京師古今之學是非忿爭今欲條左氏尚書長義上之其見稱如此熒兄弟並為列郡雄長一州偏在萬里威尊無上出入鳴鍾磬備具威儀笳簫鼓吹車騎滿道胡人夾轂焚燒香者常有數十妻妾乘輜軒子弟從兵騎當時貴重震服百

變尉他不足踰也

葛洪神仙傳曰熒嘗病死已三日仙人

搖稍之食頃即開目動手顏色漸復半日能起

坐四日復能語遂復常奉字君異候官人也武先病沒

朱符死後漢遣張津為交州刺史津後又為其將區景所殺而荊州牧劉表遣零陵賴恭代津是時蒼梧太守史璜死表又遣吳巨代之與恭俱至漢聞張津死賜熒璽書曰交州絕域南帶江海上恩不宣下義壅隔知逆賊劉表又遣賴恭闕看南土今以熒為綏南中郎將董督七郡領交阯太守如故後熒遣吏張旻奉貢詣京都是時天下喪亂道路斷絕而熒不廢貢職特復下詔拜安遠將軍封



龍度亭侯後巨與恭相失舉兵逐恭恭走還零陵  
建安十五年孫權遣步騭為交州刺史騭到燮率  
兄弟奉承節度而吳巨懷異心騭斬之權加燮為  
左將軍建安末年燮遣子廞入質權以為武昌太  
守燮壹諸子在南者皆拜中郎將燮又誘導益州  
豪姓雍闓等率郡人民使搖東附權益嘉之遷衛  
將軍封龍編侯弟壹偏將軍都鄉侯燮每遣使詣  
權致雜香細葛輒以千數明珠大貝流離翡翠瑋  
瑁犀象之珍奇物異果蕉邪龍眼之屬無歲不至  
壹時貢馬凡數百匹權輒為書厚加寵賜以答

慰之燮在郡四十餘歲黃武五年年九十卒權以  
交趾縣遠乃分合浦以北為廣州呂岱為刺史交  
趾以南為交州戴良為刺史又遣陳時代燮為交  
趾太守岱留南海良與時俱前行到合浦而燮子  
徽自署交趾太守發宗兵拒良良留合浦交趾桓  
鄰燮舉吏也叩頭諫徽使迎良徽怒笞殺鄰鄰兄  
治子發又合宗兵擊徽閉門城守治等攻之數  
月不能下乃約和親各罷兵還而呂岱被詔誅徽  
自廣州將兵晝夜馳入過合浦與良俱前壹子中  
郎將匡與岱有舊岱署匡師友從事先移書交



耻告喻禍福又遣匡見徽說令服罪雖失郡守保無他憂岱尋匡後至徽兄祗弟幹頌等六人肉袒奉迎岱謝令復服前至郡下明旦早施帳幔請徽兄弟以次入賓客滿坐岱起擁節讀詔書數徽罪過左右因反縛以出即皆伏誅傳首詣武昌

孫盛曰大柔遠能邇莫善於信保大定功莫善於義故齊桓創基德彰於柯會晉文始伯義顯於伐原故能九合一匡世主夏盟令問長世貽範百王呂岱師友士匡使通信誓徽兄弟肉袒推心委命岱因滅之以要功利君子是以知孫權之不能遠畧而呂氏之祚不延者也

壹黜匡後出權原其罪及爨質子廡皆免為庶人數歲壹黜坐法誅廡病卒無子妻寡居詔在所月給俸米賜錢四十萬

評曰劉繇藻厲名行好尚臧否至於擾攘之時據萬里之士非其長也太史慈信義篤烈有古人之分士爨作守南越儻游終世至子不慎自貶凶咎蓋庸才玩富貴而恃阻險使之然也

劉繇太史慈士燮傳第四 吳書 國志四十九



妃嬪傳第五

吳書

國志五十

孫破虜吳夫人吳主權母也本吳人徙錢唐早失  
父母與弟景居孫堅聞其才貌欲娶之吳氏親戚  
嫌堅輕狡將拒焉堅甚以慙恨夫人謂親戚曰何  
愛一女以取禍乎如有不遇命也於是遂許為婚

生四男一女

搜神記曰初夫人孕而夢月入其懷既而

音姪策夢月入我懷今也又夢日入其懷以告堅曰  
曰日月者陰陽之精極貴之象吾子孫其興乎

隨堅征伐有功拜騎都尉袁術上景領丹楊太守

討故太守周昕遂據其郡孫策與孫河呂範依景

合眾共討涇縣山賊祖郎即敗走會景為劉繇所



迫復北依術術以為督軍中郎將與孫賁共討樊  
能于麋於橫江又擊窄融薛禮於秣陵時策被創  
牛渚降賊復反景攻討盡禽之從討劉繇繇奔豫  
章策遣景賁列壽春報術術方與劉備爭徐州以  
景為廣陵太守術後僭號策以書喻術術不納便  
絕江津不與通使人告景景即委郡東歸策復以  
景為丹楊太守漢遣議郎王誦音普銜命南行表景  
為揚武將軍領郡如故及權少年統業夫人助治  
軍國甚有補益會稽典錄曰策功曹魏騰以廷意見  
譴將殺之士大夫憂恐計無所出夫  
人乃倚大井而謂策曰汝新造江南其事未集方當優  
賢禮士捨過錄功魏功曹在公盡規汝今日殺之則明

日人皆叛汝吾不忍見禍之及當先投此井中  
耳策大驚遽釋騰夫人智略權譎類皆如此  
建安七

年臨薨引見張昭等屬以後事合葬高陵志林曰

貞舉簿建安十二年到十三年關無舉者云府君遭憂  
此則吳后以十二年薨也八年九年皆有貢舉斯甚分

八年景卒官子奮授兵為將封新亭侯卒吳書

征荆州拜奮吳郡子安嗣安坐堂嘗王霸死奮弟祺

都督以鎮東方吳書曰祺與張溫願譚  
交善權令關平辭訟事封都亭侯卒子纂嗣纂妻即

滕胤女也胤被誅并遇害

吳主權謝夫人會稽山陰人也父吳漢尚書郎徐

令吳子承後漢書稱吳幼以仁孝為行明達有令才  
吳弟貞履蹈法度篤學尚義舉孝廉建昌長卒官

權母吳為權聘以為妃愛幸有寵後權納姑孫徐



氏欲令謝下之謝不肯由是失志早卒後十餘年  
弟承拜五官郎中稍遷長沙東部都尉武陵太守  
撰後漢書百餘卷

會稽典錄曰承字偉平博學洽聞嘗所知見終身不忘子崇揚威將

軍崇弟勗吳郡太守並知名

吳主權徐夫人吳郡富春人也祖父真與權父堅  
相親堅以妹妻真生琨琨少仕州郡漢末擾亂去  
吏隨堅征伐有功拜偏將軍堅薨隨孫策討樊能  
于麋等於橫江擊張英於當利口而船少欲駐軍  
更求琨母時在軍中謂琨曰恐州家多發水軍來  
逆人則不利矣如何可駐邪宜伐蘆葦以為泚佐

船渡軍

泚音敷郭璞注方音曰泚水中渾也

琨具啓策策即行之衆

悉俱濟遂破英擊走笨融劉繇事業克定策表琨

領丹楊太守會吳景委廣陵來東復為丹楊守

江表

傳曰初表術遣從弟胤為丹楊策令琨討而代之會景還以景前任仕丹楊實仁得衆吏民所思而琨手下兵多策嫌其太重且方攻琨以督軍中郎

將領兵從破盧江太守李術封廣德侯遷平虜將

軍後從討黃祖中流矢卒琨生夫人初適同郡陸

尚尚卒權為討虜將軍在吳聘以為妃使母養子

登後權遷移以夫人妬忌廢處吳積十餘年權為

吳王及即尊號登為太子羣臣請立夫人為后權



意在步氏卒不許後以疾卒兄矯嗣父琨侯討平山越拜偏將軍先夫人卒無子弟祚襲封亦以戰功至于蕪湖督平魏將軍

吳主權步夫人臨淮淮陰人也與丞相騰同族漢

末其母攜將徙廬江廬江為孫策所破皆東渡江

以美麗得幸於權寵冠後庭生二女長曰魯班字

大虎前配周瑜子循後配全琮少曰魯育字小虎

前配朱據後配劉纂吳曆曰纂先尚權中女早夫卒故又以小虎為繼室

人性不妬忌多所推進故父見愛待權為王及帝

意欲以為后而羣臣議在徐氏權依違者十餘年

然宮內皆稱皇后親戚上疏稱中宮及薨臣下緣

權指請追正名號乃贈印綬策命曰惟赤烏元年

閏月戊子皇帝曰嗚呼皇后惟后佐命共承天地

虔恭夙夜與朕均勞內教脩整禮義不愆寬容慈

惠有淑懿之德民臣縣望遠近歸心朕以世難未

夷大統未一緣后雅志每懷謙損是以于時未授

名號亦必謂后降年有永永與朕躬對揚天休不

寤奄忽大命近止朕恨本意不早昭顯傷后殂逝

不終天祿愍悼之至痛于厥心今使使持節丞相

醴陵亭侯雍奉策授號配食先后魂而有靈嘉其



寵榮嗚呼哀哉葬於蔣陵

吳主權王夫人琅邪人也

吳書曰夫人父名廬九

夫人以選入

宮黃武中得幸生孫和寵次步氏步氏薨後和立

為太子權將立夫人為后而全公主素憎夫人稍

稍譖毀及權寢疾言有喜色由是權深責怒以憂

死和子皓立追尊夫人曰大懿皇后封二弟皆列侯

吳主權王夫人南陽人也以選入宮嘉禾中得幸

生孫休及和為太子和母貴重諸姬有寵者皆出

居外夫人出公安卒因葬焉休即位遣使追尊曰

敬懷皇后改葬敬陵王氏無後封同母弟文雍為

### 亭侯

吳主權潘夫人會稽句章人也父為吏坐法死夫

人與姊俱輸織室權見而異之召充後宮得幸有

娠夢有似龍頭授已者已以蔽膝受之遂生孫亮

赤烏十三年亮立為太子請出嫁夫人之姊權聽

許之明年立夫人為皇后性險妬容媚自始至卒

譖害表夫人等其衆

吳錄曰表夫人者表術女也有節

輒不肯及步夫人薨權欲立之權不豫夫人使問中書

令孫弘呂后專制故事侍疾疲勞因以羸疾諸官

人伺其昏臥共縊殺之託言中惡後事泄坐死者



六七人權尋亮合葬蔣陵孫亮即位以夫人姊壻  
譚紹為騎都尉授兵亮廢紹與家屬送本郡廬陵

孫亮全夫人傳

孫亮全夫人全尚女也尚從祖母公主愛之每進  
見輒與俱及潘夫人母子有寵全主自以與孫和  
毋有隙乃勸權為潘氏男亮納夫人亮遂為嗣夫  
人立為皇后以尚為城門校尉封都亭侯代滕胤  
為太常衛將軍進封永平侯錄尚書事時全氏侯  
有五人並典兵馬其餘為侍郎騎都尉宿衛左右  
自吳興外戚貴盛莫及及魏大將諸葛誕以壽春

乘附而全懌全端全禕全儀等並因此際降魏全

熙謀泄見殺由是諸全衰弱會孫綝廢亮為會稽

王後又黜為侯官侯夫人隨之國居侯官尚將家

屬徙零陵追見殺吳錄曰亮妻全惠解有容色居侯官吳平乃歸永寧中卒

孫休朱夫人朱據女休姊公主所生也臣竊之以為

同德惠荀悅譏之赤烏末權為休納以為妃休為御

邪王隨居丹楊建興中孫峻專政公族皆患之全

尚妻即峻姊故惟全主祐焉初孫和為太子時全

主諸害王夫人欲廢太子立魯王朱主不聽由是

有隙立鳳山山於儀謀殺峻事覺被誅全主因言朱



主與儀同美峻在殺朱主休懼遣夫人還建業執  
手泣別既至峻遣還休太平中孫亮知朱主為全  
主所言問朱主死意全主懼曰我實不知皆據二  
子熊損所白亮殺熊損損妻是峻妹也孫綝益忌  
亮遂廢亮立休永安五年立夫人為皇后休卒羣  
臣尊夫人為皇太后孫皓即位月餘貶為景皇后  
稱安定宮甘露元年七月見福堯合葬定陵搜神  
錄峻殺朱主埋於石子岡歸命即位將欲改葬之塚  
相亞不可識別而宮人頗識主亡時所著衣服乃使  
巫各住一處以伺其靈使察鑿之不得相近又時二人  
俱白見一女人年可三十餘上著青錦束頭紫白拾裳  
牙涕絲履從石子岡上半岡而以手抑膝長太息小住  
須臾進一冢上便止徘徊良久奄然不見二人之言不

謀而同於是開  
冢衣服如之

孫和何姬丹楊句容人也父遂本騎士孫權嘗游  
幸諸營而姬觀於道中權望見異之命宦者召入  
以賜子和生男權喜名之曰彭祖即皓也太子和  
既廢後為南陽王居長沙孫亮即位孫峻輔政峻  
素媚事全主全主與和母有隙遂勸峻徙和居新  
都遣使賜死嫡妃張氏亦自殺何姬曰若皆從死  
誰當養孤遂拊育皓及其三弟皓即位尊和為昭  
獻皇帝吳錄曰皓初尊和為昭  
獻皇帝俄改曰文皇帝何姬為昭獻皇后  
稱升平宮月餘進為皇太后封弟洪永平侯將深



陽侯植宣成侯洪卒子邈嗣為武安監軍為晉  
 殺植官至大司徒吳末昏亂何氏驕奢子弟橫放  
 百姓患之故民謠言皓久死立者何氏子云  
 皓以張布女為美人有寵皓問曰汝父所在答曰  
 妾之語大怒捧腹左右復有女否答曰布大女  
 形象恒置座側即奪去朝政使尚方以金作華燧步  
 衛尉焉朝子純即奪去朝政使尚方以金作華燧步  
 夜與夫入房宴不聽朝政使尚方以金作華燧步  
 譬以千數令宮人者以相撲朝成夕敗輒出更作  
 因緣偷盜府藏為空會夫入死皓哀慈念葬于金  
 大作冢使工匠刻柏作木人內冢中以兵衛以金  
 珍玩之物送葬不可稱計已葬之後皓治喪於內半  
 不出國見葬太奢罷皆謂皓已死所葬者是也皓  
 子何都頗狀似皓云都代立臨海太守吳熙信言  
 兵欲還誅都叔父信時為備海督擊殺熙夷三族  
 言乃息而都叔父信時為備海督擊殺熙夷三族  
 人心猶疑

孫皓滕夫人故大常胤之族女也胤夷滅夫人父  
 牧以疎遠徙邊郡孫休即位大赦得還以牧為五  
 官中郎皓既封烏程侯娉牧女為妃皓即位立為  
 皇后封牧高密侯拜衛將軍錄尚書事後朝士以  
 牧尊戚頗推令諫爭而夫人寵漸衰皓滋不悅皓  
 母何恒左右之又太史言於運歷后不可易皓信  
 巫覡故得不廢常供養升平宮牧見遣居蒼梧郡  
 雖爵位不奪其實裔也遂道路憂死長秋官僚備  
 貞而已受朝賀表疏如故而皓內諸寵姬佩皇后  
 璽綬者多矣江表傳曰皓又使黃門備行州郡科  
 取將吏家女其二千石大臣子女皆

嘉靖十年補刊



當歲歲言名年十五六一簡閱簡閱不天紀四年  
中乃得出嫁後宮千數而採擇無已  
隨皓遷于洛陽

評曰易稱正家而天下定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誠哉是言也遠觀齊桓近察孫權皆有識士之明傑人之志而嫡庶不分閨庭錯亂遺笑古今殃流後嗣由是論之惟以道義為心平一為主者然後克免斯累邪

嬪妃傳第五

吳書

國志五十

宗室傳第六

吳書

國志五十一

孫靜傳

孫靜字幼臺堅季弟也堅始舉事靜糾合鄉曲及宗室五六百人以為保障衆咸附焉策破劉繇定諸縣進攻會稽遣人請靜靜將家屬與策會于錢唐是時太守王朗拒策於固陵策數度水戰不能克靜說策曰朗負阻城守難可卒拔查濱南去此數十里而道之要徑也宜從彼據其內所謂攻其無備出其不意者也吾當自帥衆為軍前隊破之必矣策曰善乃詐令軍中曰頃連雨水濁兵飲之



多腹痛令促具甕缶數百口澄水至昏暮四維然  
火誑朗便分軍夜投查瀆道龔高遷屯臣松之案

有高遷查朗大驚遣故丹楊太守周昕等帥兵前

戰策破昕等斬之遂定會稽會稽典錄曰昕字大明

善博覽群書明於風角善推災異辟太尉府舉高第稍

遠丹楊太守曹公起義兵所前後遣兵萬餘人助公征

伐袁術之在淮南也昕惡其淫虐絕不與通獻帝春

秋曰袁術遣吳景攻昕未拔景乃募百姓敢從周昕者

死不赦昕曰我則不德百姓何罪遂散兵還本郡

表拜靜為奮武校尉欲授

孫瑜傳

之重任靜戀墳墓宗族不樂出仕求留鎮守策從

之權統事就遷昭義中郎將終於家有五子焉瑜

皎與謙焉三子綽超恭超為偏將軍恭生峻綽生緄

瑜字仲異以恭義校尉始領兵眾是時賓客諸將

多江西人瑜虛心綏撫得其歡心建安九年領丹

楊太守為眾所附至萬餘人加綏遠將軍十一年

與周瑜共討麻保二屯破之後從權拒曹公於濡

須攬欲交戰瑜說權持重權不從軍果無功遷奮

威將軍領郡如故自溧陽徙屯牛渚瑜以永安人  
饒助為襄安長無錫人顏連為居業長使招納廬  
江二郡各得降附濟陰人馬普篤學子好古瑜厚禮  
之使二府將吏子弟數百人就受業遂立學官臨



饗講肄是時諸將皆以軍務爲事而瑜好樂墳典雖在戎旅誦聲不絕年三十九建安二十年卒瑜五子彌熙燿曼紘曼至將軍封侯

孫皎字叔朗始拜護軍校尉領衆二千餘人是時曹公數出濡須皎每赴拒號爲精銳遷都護征虜將軍代程普督夏口黃蓋及兄瑜卒又并其軍賜沙羨雲杜南新市竟陵爲奉邑自置長吏輕財能施善於交結與諸葛瑾至厚委廬江劉靖以得失江夏李允以衆事廣陵吳碩河南張梁以軍旅而傾心親待莫不自盡皎嘗遣兵候獲魏邊將吏美

女以進皎皎更其衣服送還之下令曰今所誅者曹氏其百姓何罪自今以往不得擊其老弱由是江淮間多歸附者嘗以小故與甘寧忿爭或以諫寧寧曰臣子一例征虜雖公子何可專行侮人邪吾值明主但當輸効力命以報所天誠不能隨俗屈曲矣權聞之以書讓皎曰自吾與北方爲敵中間十年初時相持年小今者且三十矣孔子言三十而立非但讀五經也授卿以精兵委卿以大任都護諸將於千里之外欲使如楚任昭奚恤功威於此境非徒相使還私志而已近聞卿與甘寧鬪



飲酒發作侵陵其人其人未屬呂蒙督中此人  
雖處豪有不如人意時然其較略大丈夫也吾親  
之者非私之也吾親愛之卿疎憎之卿所為每每與  
吾違其可久乎夫君敬而行簡可以臨民愛人多  
容可以得衆二者尚不能知安可董督在遠禦寇  
濟難乎卿行長大特受重任上有遠方瞻望之視  
下有部曲朝夕從事何可恣意有盛怒邪人誰無  
過責其能改宜追前愆深自咎責今故煩諸君子  
瑜重宣吾意臨書摧愴石心悲淚下皎得書上疏陳  
謝遂與寧結厚後呂益不當襲南郡權欲令皎與蒙  
為左右部大督蒙說權曰若至尊以征虜能宜用  
之以蒙能宜用蒙昔周瑜程普為左右部督共攻  
江陵雖事決於瑜普自恃以將且俱是督遂共不  
睦幾敗國事此目前之戒也權寤謝蒙曰以卿為  
大督命皎為後繼禽關羽定荊州皎有力焉建安  
二十四年卒權追錄其功封子胤為丹楊侯胤卒  
無子弟臨嗣領兵有罪自殺國除弟咨彌儀皆將  
軍封侯咨彌儀皆儀無難督咨為滕胤所殺儀為  
孫峻所害

孫奭字季明是皎既卒代統其眾以揚武中部將



領江夏太守在事一年尋改舊迹禮劉靖李允吳  
碩張梁及江夏閭舉等並納其善與訥於進次而  
敏於當官軍民無之黃武五年權攻石陽與以地  
主使所部將軍鮮于丹帥五千人先斷淮道自帥  
吳碩張梁五千人為軍前鋒降高城得三將大軍  
引還權詔使在前住駕過其軍見與軍陣整齊權  
歎曰初吾憂其遲鈍今治軍諸將少能及者吾無  
憂矣拜揚威將軍封沙羨侯吳碩張梁皆裨將軍  
賜爵關內侯江表傳曰初權在武昌欲還都建業而  
慮水道泝流二千里一旦有警不赴  
及以此懷疑及至夏口於塢中大會百官議之詔曰諸  
將吏勿拘位任其有計者為國言之諸將或陳宜立柵

柵夏口或言宜重設鐵鎖者權皆以為非計時梁為小  
將未有知名乃越席而進曰臣聞香餌引泉魚重幣購  
勇士今宜明樹賞罰之信遣將入沔與敵爭利形勢既  
成彼不敢干也使武昌有精兵萬人付智略者任將常  
使嚴整一且有警應聲相赴作甘水城輕艦數千諸所  
宜用皆使備具如此開門延敵敵自不來矣權以梁所  
為最得即起增梁位後弟就業後仕進朝廷者數十人年四十嘉禾三年

卒子承嗣以昭武中郎將代統兵領郡赤烏六年  
卒無子封承庶弟壹奉與後襲業為將孫峻之誅  
諸葛恪也壹與全熙施績攻恪弟公安督融融自  
殺壹從鎮南遷鎮軍假節督夏口及孫綝誅滕胤  
呂據據胤皆壹之妹夫也壹弟封又知胤據謀自



殺緜遣朱異潛襲壹異至武昌壹知其攻已率部  
曲千餘口過將微妻奔魏魏以壹為車騎將軍儀  
同三司封吳侯以故主芳貴人邢氏妻之邢美色  
妬忌下不堪命遂共殺壹及邢氏壹入魏黃初三年死  
孫貴字伯陽父美字聖壹堅同產兄也貴早失二  
親弟輔嬰孩貴自贍育友愛甚篤為郡督郵守長  
堅於長沙舉義兵貴去吏從征伐堅薨貴攝帥餘  
衆扶送靈柩後袁術徙壽春貴又依之術從兄紹  
用會稽周昂為九江太守紹與術不協術遣貴攻  
破昂於陰陵術表貴領豫州刺史轉丹楊都尉行

征虜將軍討平山越為揚州刺史劉繇所迫逐因

將士衆還住歷陽項之術復使貴與吳景共擊樊

能張英等未能技及策東渡助貴景破英能等遂

進擊劉繇繇走豫章策遣貴景還壽春報術值術

潛號署置百官除貴九江太守貴不就棄妻孥還

江南江表傳曰袁術以吳景守廣陵策族兄香亦為

春策與景等書曰今在江東未和二君意云何耳景

即棄壽春歸貴因而後免香以道遠獨不得還吳書曰

春於壽春時策已平吳會二郡貴與策征廬江太守劉

勳江夏太守黃祖軍旋聞繇病死過定豫章上貴



領太守江表傳曰時丹揚僅之自署廬陵太守蒙留賁

僅芝烟喉而守其門戶矣但當伺其形便因今國儀杖

如策計局瑜到巴立後封都亭侯建安十三年使者

劉隱奉詔拜賁為征虜將軍領郡如故在官十一

年卒子鄰嗣鄰年九歲代領豫章進封都鄉侯音

理曰鄰字公達雅性在郡垂二十年討平叛賊攻績脩

安長陳留舒燮有罪下獄濬嘗失燮欲寘之於法

論者多為有言濬猶不釋鄰謂濬曰舒伯膺兄弟

爭死海內義之以為美譚仲膺又有奉國舊意今

君殺其子弟若天下一統青蓋北巡中州士人必

問仲膺繼嗣答者云潘承明殺燮於事何如濬意

即解燮用得濟博物志曰仲膺名邵初伯膺親友為

皆得免袁術時邵為鄰遷夏口沔中督威遠將軍所

居任職赤烏十二年卒子苗嗣苗弟旅及叔父安

熙績皆歷列位吳歷曰鄰又有子曰述為武昌督平

鄉督震後禦晉軍與張悌俱死賁曾孫惠字德施惠別

傳曰惠好學有才智晉永寧元年赴齊王問義以功封

晉興侯辟大司馬賊曹屬問驕矜僭侈天下失望惠獻

言於罔諷以五難四不可勸令委讓萬機歸藩青岱辭

甚深切罔不能納頃之果敗成都王穎召為大將軍參

軍是時穎將有事於長沙以陸機為前鋒都督惠與機

鄉里親厚憂其致禍謂之曰子蓋讓都督於王粹乎機

曰將謂吾避賊首鼠更速其害機尋被戮二弟雲眈亦



見殺惠甚傷恨之永興元年乘輿幸鄴司空東海王越  
治兵下邳惠以書干越說其姓名自稱南岳逸民秦秘  
之勉以勤王匡世之略辭義其美越省其書榜題道衢  
招求其人惠乃出凡越即以爲記室參軍專掌文疏豫  
參謀議每造書檄越或驛馬催之應命立成皆有辭旨  
累遷顯職後爲廣武將軍安豐內史年四十七卒惠文  
翰凡數十首

孫輔字國儀貴弟也

以楊武校尉佐孫策平三郡

策討丹楊七縣使輔西屯歷陽以拒袁術并招誘

餘民鳩合遺散又從策討陵陽生得祖郎等

策既平定江東逐袁術袁術深怨策乃陰遣間使齎印  
緩與丹陽宗帥陵陽祖郎等使激動山越大合衆圖共  
攻策策自率將士討即生獲之策謂郎曰爾昔襲擊孤  
所孤馬鞍今創軍立事除棄宿恨惟取能用與天下通  
耳非但汝汝莫恐怖即叩頭謝罪即破械賜衣服署門  
下賊曹及軍還郎與太史慈俱在前導軍人以爲榮

策西襲廬江太守劉勳輔隨從身先士卒有功策

立輔爲廬陵太守撫定屬城分置長吏遷平南將

軍假節領交州刺史遣使與曹公相聞事曹公權幽

繫之典略曰輔恐權不能保守江東因權出行東治乃

遣人齎書呼曹公行入以告權乃還偽若不知與

是權因共見輔權謂輔曰兄厭樂邪何爲呼也入輔云無

其部曲徒數歲卒子興昭偉昕皆歷列位

孫翊字叔弼權弟也驍悍果烈有兄策風太守朱

治舉孝廉司空辟典略曰翊名震桂似策臨卒張

印發建安八年以偏將軍領丹楊太守時年二十一後

年爲左右邊鴻所殺鴻亦即誅吳歷載翊妻係節行



孫匡字季佐，弟也。舉孝廉，茂才未試用。卒時年

二十餘。定武中，郎將遣範令放火燒指茅芒以之。軍用

流涕其悼松如此。由亮養子喬咨述故云。

弟又子喬良，器為之惻愴。見其所與亮器物，感用

相諸葛亮與兄瑾書曰：「既受東朝厚遇，依依於子

孫匡字季佐，弟也。舉孝廉，茂才未試用。卒時年

二十餘。定武中，郎將遣範令放火燒指茅芒以之。軍用

流涕其悼松如此。由亮養子喬咨述故云。

弟又子喬良，器為之惻愴。見其所與亮器物，感用

相諸葛亮與兄瑾書曰：「既受東朝厚遇，依依於子

孫匡字季佐，弟也。舉孝廉，茂才未試用。卒時年

二十餘。定武中，郎將遣範令放火燒指茅芒以之。軍用

流涕其悼松如此。由亮養子喬咨述故云。

弟又子喬良，器為之惻愴。見其所與亮器物，感用

相諸葛亮與兄瑾書曰：「既受東朝厚遇，依依於子

孫匡字季佐，弟也。舉孝廉，茂才未試用。卒時年

二十餘。定武中，郎將遣範令放火燒指茅芒以之。軍用

流涕其悼松如此。由亮養子喬咨述故云。

弟又子喬良，器為之惻愴。見其所與亮器物，感用

相諸葛亮與兄瑾書曰：「既受東朝厚遇，依依於子

孫匡字季佐，弟也。舉孝廉，茂才未試用。卒時年

合三十一年匡時若尚在本傳不得云卒時年二十餘也此蓋權別生弟朝江表傳誤以為匡也

三朝錄及虞子泰曹氏之甥也為長水校尉宣加永三年

喜志林也

從權圍新城中流矢死泰子秀為前將軍夏口督

秀公室至親提兵在外皓意不能平建衡二年皓

遣何定將五千人至夏口獵先是民間僉言秀當

見圖而定遠獵秀遂驚夜將妻子親兵數百人奔

晉晉以秀為驃騎將軍儀同三司封會稽公

皓大怒遣使召秀曰屬國于費晉紀曰秀在晉朝初聞

皓大怒遣使召秀曰屬國于費晉紀曰秀在晉朝初聞

皓大怒遣使召秀曰屬國于費晉紀曰秀在晉朝初聞



孫詔字公禮伯父河字伯海本姓俞氏亦吳人也

孫策愛之賜姓為孫列之屬籍吳書曰河堅族子也

討常為前軍後領左右兵典知內事待以腹心之任又

從策平定吳會從權討李術術後為將軍屯京城初

孫權殺吳郡太守盛憲雅偉舉孝廉補尚書郎稍遷

吳郡太守以疾去官孫策平定吳會誅其美豪憲素有

高名策深忌之初憲與少府孔融善融憂其不免禍乃

與曹公書曰歲月不居時節如流五十之年忽焉已至

公為始蕭融又過二海內知識零落殆盡惟會稽盛孝

章尚存其人困於孫氏妻孥湮沒單子獨止孤危愁苦

相滅亡者相公不能救則桓公取之今孝章實不期於

且夕是吾祖不當復論損益之友而朱穆所以絕交也

公誠能馳一介之使加咫尺之書則孝章可致也

弘也今之少年喜謗前輩或能譏平反桓孝章孝章

要為有天下大名九牧之民所共稱歎燕君市駿馬

之骨非欲以騁道里乃當以招絕足也惟公匡復漢

室宗社將絕又能正之正之之術實須得賢珠玉無

脛而自至者以人好之也况賢者之有足乎昭王築

臺以尊郭隗隗雖小才而逢大遇竟能發明主之至

心故樂毅自魏往刺辛自趙往鄒衍自齊往嚮使郭

隗倒縣而王不解臨溺而王不拯鄒則士亦將高翔遠

中孫翊為丹楊皆禮致之覽為大都督督兵自為郡

丞及翊遇害河馳赴宛陵責怒覽負以不能全權令

使奸變得施二人議曰伯海與將軍踈遠而責我乃

耳討虜若來吾屬無遺矣遂殺河使人北迎揚州刺



史劉馥令住歷陽以丹陽應之會羽帳下徐元孫高

傳嬰等殺覽負吳歷曰馮覽戴負親近邊共等數為

奸計時諸縣令長並會見羽以妻徐氏頗曉上羽

入語徐吾明日欲為長吏作主人卿試卜之徐言卦

不能佳可須異日羽以長吏來父宜速遣乃大請賓

客羽出入常持刀兩時有酒色空手送客洪從後所

購募追捕亂無救羽者遂為洪所殺進走入山徐氏

所為而力不能討覽入居軍府中悉取羽嬪妾及左

右侍御欲復取徐恐逆之見害乃給之曰乞須晦日

設祭除服時月垂竟覽聽須祭畢徐替使所親信語

羽親近舊將孫高傳嬰等說覽已虜略婢妾今又欲

見偏所以外許之者欲安其意以免禍耳欲立微計願二

君哀救高嬰涕泣答言受府君恩遇所以不即死難者以

死無益欲思惟事計未立未敢啟夫人耳今日之事

實夙夜所懷也乃密呼羽時侍養者二十餘人徐意語

之共盟誓合謀到晦日設祭徐氏哭泣盡哀畢乃徐服薰

香沐浴更於他室安施幃帳言笑歡悅示無戚容大小慄

怪

年十七收河餘衆繕治京城起樓櫓脩器備以禦

敵權聞亂從椒丘還過定丹揚引軍歸吳夜至京

城下營試攻驚之兵皆乘城傳檄備警謹聲動地

頗射外人權使曉喻乃止明日見韶甚器之即拜

丞烈校尉統河部曲食曲阿丹徒二縣自置長吏

一如河舊後為廣陵太守偏將軍權為吳王遷揚

威將雷封建德侯權稱尊號為鎮北將軍韶為邊

內使如此覽密覘視無復疑意徐呼高嬰與諸婢羅住戶

得殺覽餘人即就外殺負夫人乃還縗經奉覽負首以

祭羽墓舉軍震駭以為神異吳主續至悉族誅覽負以

餘黨擢高嬰為牙門其餘皆加賜金帛殊其門戶韶

真如此覽密覘視無復疑意徐呼高嬰與諸婢羅住戶

內使如此覽密覘視無復疑意徐呼高嬰與諸婢羅住戶

得殺覽餘人即就外殺負夫人乃還縗經奉覽負首以

祭羽墓舉軍震駭以為神異吳主續至悉族誅覽負以



將數十年善養士卒得其死力常以警疆場遠斥  
侯為務先知動靜而為之備故鮮有負敗青徐汝  
沛頗來歸附淮南濱江屯候皆撤兵遠徙徐泗江  
淮之地不居者各數百里自權西征還都武昌詔  
不進見者十餘年權還建業乃得朝覲權問青徐  
諸屯要害遠近人馬眾寡魏將帥姓名盡具識之  
所問咸對身長八尺儀貌都雅權歡悅曰吾久不  
見公禮不圖進益乃爾加領幽州牧假節亦為四  
年卒子越嗣至右將軍越兄楷武衛大將軍奕臨成  
侯代越為京下越楷弟異至領軍將軍奕宗正卿

恢武陵太守天璽元年徵楷為宮下鎮驃騎將軍

初永安賊施但等劫皓弟謙襲建業或白楷二端

不即赴討者皓數遣詰楷楷常惶怖而卒被召遂

將妻子親兵數百人歸晉晉以為車騎將軍封丹

楊侯晉諸公贊曰吳平降為渡遼將軍永安元年卒吳錄曰楷處事嚴整不如孫秀而人聞知名過也

孫桓字叔武河之子也吳書曰河有四子長助曲阿長次詎海鹽長並早卒次桓儀容

端正器懷聰朗博學彊記能論義應對權常稱為宗室顏淵擢為武衛都尉從討關羽於華容誘羽餘黨得五千人牛馬器械甚眾

年二十五拜安東中郎將與陸遜共拒劉

備備軍眾甚盛彌山盈谷桓投刀奮命與遜勦力

備遂敗走桓斬上兜道截其徑要備踰山越險僅



乃得免忿恚歎曰吾昔初至京城桓尚小兒而今  
迫孤乃至此也桓以功拜建武將軍封丹徒侯下  
督牛渚作橫江塢會卒吳書曰桓弟俊字叔英性度  
恢弘才經文武為定武中郎  
將屯戍薄落赤烏十三年卒長子建襲爵平虜將軍少  
子慎鎮南將軍慎子丞字顯世文士傳曰丞好學有  
文章作螢火賦行於世為黃門侍郎與顧榮俱為侍臣  
歸命世內侍多得罪尤惟榮丞獨獲全常使二人記事  
丞荅顧問乃下詔曰自今已後用侍郎皆當如今宗室  
丞顧榮疇也吳平赴洛為范陽涿令甚有稱績永安中  
陸機為成都王大都督請  
丞為司馬與機俱被害

評曰夫親親恩義古今之常宗子維城詩人所稱  
況此諸孫或贊興初基或鎮據邊垂克堪厥任不  
忝其榮者乎故詳著云

張顧諸葛步傳第七

吳書曰國志五十二

張昭字子布彭城人也少好學善隸書從白侯子  
安受左氏春秋博覽衆書與琅邪趙昱東海王朗  
俱發名友善弱冠察孝廉不就與朗共論舊君諱

事州里才士陳琳等比且稱善之

時汝南主簿應劭議  
宜為舊君諱論者皆

互有異同事在風俗通昭著論曰客有見大國之議士君  
子之論云起元建武已來舊君名諱五十六人以為後生  
不得協也取乎經論譬諸行事義高辭麗甚可嘉羨愚意  
編淺竊有疑焉蓋乾坤剖分萬物定形肇有父子君臣之  
經故聖人順天之性制禮尚敬在三之義君實食之在喪  
之哀君親臨之厚莫重焉恩莫大焉誠臣子所尊仰萬夫  
所天侍焉得而不同之哉然親親有衰尊尊有殺故禮服上  
不盡高祖下不盡玄孫又傳記四世而總麻服之窮也五  
世袒免降殺同姓也六世而親屬竭矣又曲禮有不逮事  
之義則不諱不諱者蓋名之謂屬絕之義不拘於協况乃



古君五十六哉邾子會盟季友來歸不稱其名成書字者是時魯人嘉之也何解臣子為君父諱乎周穆王諱滿至定王時有王孫滿者其為大夫是臣協君也又厲王諱胡及莊王之子名胡其比眾多夫類事建議經有明據傳有徵案然後進攻退守萬無奔北垂示百世永無咎失今應劭雖上尊舊君之名而下無所斷齊猶歸之疑云曲禮之篇疑事無質觀省上下關義自證文辭可為倡而不法將來何

刺史陶謙

舉茂才不應謙以為輕已遂見拘執昱傾身營救方以得免漢末大亂徐方士民多避難揚土昭皆南渡江孫策創業命昭為長史撫軍中郎將升堂拜母如比肩之舊文武之事一以委昭吳書曰策得昭甚悅以士人賢者上吾於子不得輕矣乃上為校尉待以師友之禮昭每得北方士大夫書疏專歸美於昭昭欲嘿而不宣則懼有私宣之則恐非

宜進退不安策聞之歡笑曰昔管子相齊一則仲

父二則仲父而桓公為霸者宗今子布賢我能用

之其功名獨不在我乎策臨亡以弟權託昭昭率

群僚立而輔之吳歷曰策謂昭曰若仲謀不任事者君便自取之正復不克捷緩步西歸亦無所慮

上表漢室下移屬城中外將校各令奉職權悲感

未視事昭謂權曰夫為人後者貴能負荷先執克

昌堂構以成勲業也方今天下鼎沸群盜滿山孝

廉何得寢伏哀戚肆匹夫之情哉乃身自扶權上

馬陳兵而出然後衆心知有所歸昭復為權長史授

任如前吳書曰是時天下分裂擅命者衆孫策蒞事日淺恩澤未洽一旦傾隕士民狼狽頗有同異及昭輔



權綏撫百姓諸侯賓旅寄寓之士得用自安權每出征留將  
鎮守領幕府事後黃中賊起昭討平之權征合肥命昭別討  
臣琦又督領諸將攻破豫章賊率周鳳等於南城自此後劉  
希復將帥常在左右為謀謀臣權以昭舊臣待遇尤重後劉  
備表權行車騎將軍昭為軍師權每田獵常乘馬  
射虎虎常突前攀持馬鞍昭變色而前曰將軍何  
有當爾夫為人君者謂能駕御英雄驅使群賢豈  
謂馳逐於原野校勇於猛獸者乎如有一旦之患  
柰天下笑何權謝昭曰年少慮事不遠以此慚君  
然猶不能已乃作射虎車為方目間不置蓋一人  
為御自於中射之時有逸群之獸輒復犯車而權  
每手擊以為樂昭雖諫爭常笑而不荅魏黃

初二年遣使者邢貞拜權為吳王貞入門不下車  
昭謂貞曰夫禮無不敬故法無不行而君敢自尊

大豈以江南寡弱無方寸之刃故乎貞即遽下車

拜昭為綏遠將軍封由拳侯

吳錄曰昭與孫紹滕胤鄭禮等採周漢撰定朝儀

權於武昌臨釣臺飲酒大醉權使人以水灑羣臣

曰今日酣飲惟醉憶臺中乃當止耳昭正色不言

出外車中坐權遣人呼昭還謂曰為共作樂耳公

何為怒乎昭對曰昔紂為糟丘酒池長夜之飲當

時亦以為樂不以為惡也權默然有慙色遂罷酒

初權當置丞相眾議歸昭權曰方今多事職統者



責重非所以優之也後孫邵卒百寮復舉昭權曰  
孤豈為子布有愛乎領丞相事煩而此公性剛所  
言不從怨咎將與非所以益之也乃用顧雍權既  
稱尊號昭以老病上還官位及所統領江表傳曰權既  
會百官歸功周瑜瑜舉勞欲衰贊功德未及言權曰如張公  
之計今已乞食矣昭大慙伏地流汗昭忠誓亮直有大目節  
權敬重之然所以不相一昭者蓋以昔駁周瑜魯肅等議為非  
也臣於之以為張昭勸迎曹公所存豈不遠乎夫其揚  
休正色委質孫氏誠以一厄運初蓬塗炭方始自策及權才略  
足藉是以盡誠臣死以成其業上藩漢室下保民物鼎峙之  
計本非其志也曹公仗順而起功以義立義以清一諸華拓  
平荆郢大定之機在於此會若使昭議獲從則六合為一豈  
有兵連禍結遂為戰國之獎哉雖無功於孫氏有大當於天  
下矣昔竇融歸漢與國并降張魯降魏賞延于世况權舉全  
吳望風順服寵靈之厚其可測量更拜輔吳將軍班亞三  
哉然則昭為人謀豈不忠且正乎

司改封婁侯食邑萬戶在里宅無事乃著春秋左  
氏傳解及論語注權嘗問衛尉嚴峻寧念小時所  
聞書不峻因誦孝經仲尼居昭曰嚴峻鄙生臣請  
為陛下誦之乃誦君子之事上咸以昭為知所誦  
昭每朝見辭氣壯厲義形於色會以直言逆旨中  
不進見後蜀使來稱蜀德美而羣臣莫拒權歎曰  
使張公在坐彼不折則廢安復自誇乎明日遣中  
使勞問因請見昭昭避席謝權跪止之昭坐定仰  
曰昔太后桓王不以老臣屬陛下而以陛下屬老  
臣是以思盡臣節以報厚恩使泯沒之後有可稱



述而意慮淺短違逆盛旨自分幽淪長棄溝壑不  
圖復蒙引見得奉帷幄然臣愚心所以事國志在  
忠益畢命而已若乃變心易慮以偷榮取容此臣  
所不能也權辭謝焉權以公孫淵稱藩遣張彌許  
晏至遼東拜淵為燕王昭諫曰淵昔魏懼討遠來  
求援非本志也若淵改圖欲自明於魏兩使不反  
不亦取笑於天下乎權與相反覆昭意彌切權不  
能堪案刀而怒曰吳國士人入宮則拜孤出宮則  
拜君孤之敬君亦為至矣而數於衆中折孤孤嘗  
恐失計昭孰視權曰臣雖知言不用每竭愚忠者

誠以太后臨崩呼老臣於牀下遺詔顧命之言故  
在耳因涕泣橫流權擲刀致地與昭對泣然卒遣  
彌晏往昭忿言之不用稱疾不朝權恨之士塞其  
門昭又於內以土封之淵果殺彌晏權數慰謝昭  
昭固不起權因出過其門呼昭昭辭疾篤權燒其  
門欲以恐之昭更閉戶權使人滅火住門良久昭  
諸子共扶昭起權載以還宮深自克責昭不得已

然後朝會

言鑿齒曰張昭於是乎不臣矣夫臣人者三諫

穆遠諫卒霸西戎晉文暫怒終成大業遺誓以悔過見錄狐  
懼無怨絕之辭君臣道蒙上下俱榮今權悔往之非而求昭  
後益迴慮降心不遠而復是其善也昭為人臣不度權得道  
匡其後失夙夜匪懈以廷來譽乃追忿不用歸罪於君閉戶



拒命坐待焚  
昭容貌矜嚴有威風權常曰孤與張公

言不敢妄也舉邦憚之年八十一嘉禾五年卒遺

令幅巾素棺斂以時服權素服臨弔諡曰文侯

曰余曩聞劉荆州嘗自作書欲與孫伯符以示禰正平

正平如正平言以為子布之才高乎雖然猶自益藉典雅不可謂

之無筆迹也加聞吳中稱謂之仲父如此其人信一時之良

幹恨其不於嵩岳等長子承已自封侯少子休襲爵昭

資而乃播殖於會稽

弟子奮年二十造作攻城大攻車為步騭所薦昭

不願曰汝年尚少何為自委於軍旅乎奮對曰昔

童汪死難子竒治阿奮實不才耳於年不為少也

遂領兵為將軍連有功效至平州都督封樂鄉亭

侯承字仲嗣少以才學知名與諸葛瑾步騭嚴畯

相友善權為驃騎將軍辟西曹掾出為長沙西部

都尉討平山寇得精兵萬五千人後為濡須都督

奮威將軍封都鄉侯領部曲五千人承為人壯毅

忠讜能甄識人物拔彭城蔡款南陽謝景於孤微

童幼後並為國士款至衛尉景豫章太守

吳錄曰

德歷位內外以清真顯於當世後以衛尉領中書令封留侯

二子條機條孫皓時位至尚書令太子少傅機為臨川太守

謝景事在又諸葛恪年少時衆人竒其英才承言終

孫登傳

敗諸葛氏者元遜也勤於長進篤於物類凡在庶

幾之流無不造門年六十七赤烏七年卒諡曰定

幾之流無不造門年六十七赤烏七年卒諡曰定

幾之流無不造門年六十七赤烏七年卒諡曰定

幾之流無不造門年六十七赤烏七年卒諡曰定

幾之流無不造門年六十七赤烏七年卒諡曰定



侯子震嗣初承喪妻昭欲為索諸葛瑾女承以相

與有好難之權聞而勸焉遂為婚臣松之案承與諸瑾同以赤烏中

卒計承年小生女權為子和納之權數令和脩敬於

承執子壻之禮震諸葛恪誅時亦死休字叔嗣弱

冠與諸葛恪顧譚等俱為太子登僚友以漢書授

登吳書曰休進檢指搗文義分別事物並有章條每升堂宴飲酒酣樂作登輒降意與同歡樂休為人解達登甚愛之

常在左右從中庶子轉為右弼都尉權嘗游獵迨暮乃歸

休上疏諫戒權大善之以示於昭及登卒後為侍

中拜羽林都督平三典軍事遷揚武將軍為魯王

霸友黨所譖與顧譚承俱以芍陂論功事休承與

典軍陳恂通情詐增其伐並徙交州中書令孫弘佞

偽險詖休素所忿吳錄云弘會稽人也弘因是譖訴下詔書賜

休死時年四十

顧雍字元歎吳郡吳人也吳錄雍會祖父奉字季鴻潁川太守蔡伯喈從

朔方還嘗避怨於吳雍從學琴書江表傳曰雍從伯喈學專一清靜

而易教伯喈貴異之謂曰卿必成致今以吾名與卿故雍與伯喈同名由此也吳錄曰雍字元歎言為蔡雍之所歎因以為字州郡表薦弱冠為合肥長後轉在婁曲阿上虞

皆有治迹孫權領會稽太守不之郡以雍為承行太守

事討除寇賊郡界寧靜吏民歸服數年入為左司馬

權為吳王累遷大理奉常領尚書令封陽遂鄉侯拜



侯還寺而家人不知後聞乃驚黃武四年迎母於  
吳既至權臨賀之親拜其母於庭公卿大臣畢會  
後太子又往慶焉雍為人飲酒寡言語舉動時  
當權嘗歎曰顧君不言言必有中至飲宴歡樂之  
際左右恐有酒失而雍必見之是以不敢肆情權  
亦曰顧公在坐使人不樂其見憚如此是歲改為  
太常進封醴陵侯代孫邵為丞相平尚書事其所  
選用文武將吏各隨能所任心無適莫時訪逮民  
間及政職所宜輒密以聞若見納用則歸之於上  
不用終不宣泄權以此重之然於公朝有所陳及

辭色雖順而所執者正權嘗咨問得失張昭因陳

聽采聞頗以法令太稠刑罰微重宜有所蠲損權

默然顧問雍曰君以為何如雍對曰臣之所聞亦

如昭所陳於是權乃議獄輕刑

若合雍意事可施行即與相友覆究而論之為設酒食如不  
合意雍即正色改容默然不言無所施設即退告權曰顧公  
歡悅是事合宜也其不言者是事未平也孤嘗重思之其見  
敬信如此江邊諸將各欲立功自效多陳便宜有所獲舉權  
以訪雍雍曰臣聞兵法戒於小利此等所陳欲邀功名而為  
其身非為國也陛下宜禁制苟不足以及廢損殿所不且聽  
不自非而見口未嘗言之久之曰臣嘗奏博學為中書典校

詣官官府及州郡文書壹等因此漸作威福遂造作

推酷障管之利舉罪糾姦纖介必聞重以深案醜



誣毀短大臣掛陷無辜雍等皆見舉白用被譴讓  
 後言且愈罪益益盡收繫廷尉雍往斷獄壹以囚見雍  
 和顏色問其辭狀臨出又謂壹曰君意得無欲有  
 所道壹叩頭無言時尚書郎懷敘面詈辱壹雍生責  
 敘曰官自有正法何至於此江表傳曰雍嫁從女史雍時  
 為選曹尚書見任貴重是日雍極怒謂酒三起舞舞不以  
 止雍內怒之明日召譚詡責之曰君王以合族為臣臣  
 若此為節首節何與漢並有大功何每見高帝似不  
 事武亦信格殺汝之於國寧有汗馬之功可謂之臣  
 惜門戶之資遂不見寵任耳何有舞不復知止舞為  
 持恩忘敬謙虛不足損吾家者必爾也因背向譚立過  
 一特乃見遣徐衆評曰雍不以君臣見毀之故而和  
 色誠長者矣然開引其意問所彼道此非也壹益怒  
 傷忠賢吳國寒心自太子登陸建已下切諫不能得是  
 濟欲同手劍之以除國患疾惡忠主義形於色而今乃

令言若壹稱枉邪不申理則非錄獄本旨若承辭而奏之  
 吳主儻以敬丞相所言而復原有伯言承明不當悲慨哉  
 懷叙本也無私恨無所為嫌故嘗辱之疾惡意耳惡不仁者  
 其為自裁以此言也雍為相十九年年七十六亦官而六  
 雍不當責懷敘也  
 年卒初疾微時權令醫趙泉視之拜其少子濟  
 為騎都尉雍聞悲曰泉善別死生吾必不起  
 故上欲及吾曰見濟拜也權素服臨弔蓋曰  
 肅侯長子邵早卒次子裕有篤疾少子濟嗣  
 無後絕永安元年詔曰故丞相雍至德忠賢  
 輔國以禮而侯統廢絕朕甚愍之其以雍次子裕  
 襲爵為醴陵侯以明著舊勳

日裕一名裕子



榮晉書曰榮字彥先為東南名士任吳為黃門郎在晉歷位元帝初鎮江東以榮為軍司馬禮遇甚重卒表贈侍中諡曰忠侯

早卒

刑問之

養亡衆

許而嘉

傳孟德

曹公相

數宿惡

姻共輔

固盤石

權問定

譚交爭

季則少

聞於鄉

不分俸

待妻有

右扶起

冠憤加

禮常夜

入晨出

希見其

面嘗疾

篤妻出

省之掃

命左

向

...

歷四縣今年老致仕每得父書常灑掃整衣服更設几筵野書真上拜跪讀之每句應諾畢後再拜若父有疾跪之問至則隔書垂涕聲語哽咽父以壽終悌飲漿不入口五日權為作布衣一襲皆摩絮著之強令悌釋服悌雖以公議自割猶以不見父妻常畫壁作棺柩象設神座於下每對之哭泣未闕而卒悌四子彥禮謙泌秘晉交州刺史秘子象尚書射僕

邵字孝則博覽書傳好樂人倫少與舅陸績齊名而陸遜張敦上靜等皆亞焉

吳錄曰敦字叔方靜字文清虛淡治又善文辭孫權為車騎將軍辟西曹掾轉主簿出補海昏令甚有惠化年三十一卒上靜終於剡令自州郡庶幾及四方人士往來相見或言議而去或結厚而別風聲流聞遠近稱之權妻以策女年二十七起家為豫章太守下車祀先賢徐孺子之墓優



待其後祭其淫祀非禮之祭者小吏之質佳者輒  
令就學擇其先進擢置石職舉善以教風化大行  
初錢唐丁謂出於役伍陽羨張秉生於庶民烏程  
吳察雲陽殷禮起乎微賤邵皆拔而友之為立聲  
譽秉遭大喪親為制服結經邵當之豫言發在近  
路值秉疾病時送者百數邵辭賓客曰張仲節有  
疾苦不能來別恨不見之暫還與談諸君少時相  
待其留心下士惟善所在皆以此類也謂至典軍中  
郎秉雲陽太守禮零陵太守禮子基作通語曰禮字  
德嗣弱不好弄潛識過  
人少為郡吏年十九守吳縣丞孫權為王召除郎中後與張  
溫俱使蜀諸葛亮甚稱數之稍遷至零陵太守卒官文士傳

曰禮子基無難督以才與字知名普通語數十篇有三子巨字  
元大有才器初為吳偏將軍統家郡曲城夏口吳平後為蒼  
梧太守少子祐字慶元吳郡太守祭太子少傅世以邵為知人在郡  
五年卒官子譚承云

譚字子默弱冠與諸葛恪等為太子四友從中庶  
子轉輔正都尉陸機為譚傳曰宣太子正佐東官天子

四方之傑畢集太傅諸葛恪等獨見推重自太尉亮景楊之徒皆以秀稱其名而悉  
在譚赤白烏中代恪為左節度吳書曰譚初踐官府上疏

於徐詳雅性高亮不脩意氣或以此望之然無少省薄書未  
離鑿其能見詩其數家賞賜特見召請

嘗下等詩徒屈指心計盡發疑謬下吏以此服之加  
奉車都尉等綜為選苗尚書固讓譚曰譚心精體



密貫道達微之照人物德允衆望誠非愚目所可  
越先後遂代宗祖之雍卒數月拜太常代雍平尚  
書事是時魯王壽春盛寵與太子知之齊衡譚上疏  
曰臣聞有國有家者必明嫡庶之端異尊卑之禮  
使高下有差階級踰貌如此則骨肉之恩生覬覦  
之望絕昔賈誼陳治安之計論諸侯之勢以爲勢  
重雖親必有逆節之用系執輕雖疎必有保全之祚  
故淮南親弟不終饗國失之於勢重也吳芮疎臣  
傳祚長沙得之於勢輕也昔漢文帝使慎夫人與  
皇后同席袁盎退夫人之座帝有怒色及盎辨上

下之儀陳人疑之戒帝旣悅憚夫人亦悟今臣所  
陳非有所偏誠欲以安太子而使魯王也由是霸  
與譚有隙時長公主壻衛將軍全琮子寄爲雲騎  
客寄素傾邪譚所不納先是譚弟承與張休俱北  
征壽春全琮時爲大都督與魏將王淩戰於芍陂  
軍不利魏兵乘勝陷淩五營將秦兒軍休承奮擊  
之遂駐魏師時琮羣子緒端亦並爲將因敵旣住  
乃進擊之淩軍用退時論功行賞以爲駐敵之功  
大退敵之功小休承並爲雜號將軍緒端偏裨而  
已寄父子益恨共搆會譚

吳錄曰全壽春太子屢言爲  
破之役爲與軍陳陶許增



張休願承之功而休承與恂通情休坐繫獄推為譚汝沈吟  
不法發令譚謝而釋之及大會以問譚譚不謝而曰陛下  
言真與我江表傳曰有司奏譚譚問大譚坐徙交州幽  
不獲罪應大辟權以雍故不或法皆從之

而發憤著新言二十篇其知難篇蓋以自悼傷也

見流二年年四十二卒於交趾

承字子直嘉禾中與舅陸瑁俱以禮徵權賜承之相

雍韋曰貴孫子直令問休休至與相見過於所聞

為丑名嘉之拜騎都尉領羽林兵後為吳郡西部都

尉與諸葛恪等共平山越別得精兵八千人還屯

軍章阮拜昭義中郎將入為侍中芍陂之役拜奮

威將軍出領京下督數年與兄譚張休等俱從交

州年三十七卒

諸葛瑾字子瑜琅邪陽都人也吳書曰其先葛氏本琅

都先有姓葛者時人謂之諸葛因以為氏瑾少游京師治毛

詩尚書左氏春秋趙母憂居喪至孝事繼母恭謹甚得人子

之道風俗通曰葛嬰為陳涉將軍有功而誅李文廣漢末避

追錄封其孫諸縣侯因并氏焉此與吳書所說不同漢末避

亂江東值孫策卒孫權姊壻曲阿弘咨見而異之

薦之於權與魯肅等並見賓待後為權長史轉中

司馬建安二十二年權遣瑾使蜀通好劉備與其弟

亮俱公會相見退無私面與權談說諫喻未嘗切  
愕微見風彩粗陳指歸如有未合則捨而及他徐  
復託事造端以物類相求於是權意往往而釋吳



郡太守朱治權舉將也權曾有以望之而系加敬  
華自詰讓分忿不解瑾揣知其故而不取顯陳乃  
乞以意私自問遂於權前為書長論物理因以已  
心遙往忖度之畢以呈權權喜笑曰孤意解矣顏  
氏之德使人加親豈謂此邪權又怪校尉殷模罪  
至不測羣下多為之言權怒益甚與相反覆惟瑾  
默然權曰子瑜何獨不言瑾避席曰瑾與殷模等  
遭本州傾覆生類殄盡棄墳墓攜老弱披草萊歸  
聖化在流隸之中蒙生成之福不能躬相督厲陳  
乞萬一至今模孤負恩惠自陷罪戾臣謝過不暇

議不敢有言權聞之愴然乃曰特為君赦之後從  
討關羽封宣城侯以綏南將軍代呂蒙領南郡太  
守任公安劉備東伐吳吳王求和瑾與備牋曰奄  
賈旗鼓來至白帝或恐議且以吳王侵取此州危  
害關羽怨深禍大不宜荅和此用心於小未留意  
於大者也試為陛下論其輕重及其大小陛下若  
抑威損忿斬是省瑾言者計可立決不復咨之於羣  
后也陛下以關羽之親何如先帝荆州大小孰與  
海內俱應仇疾誰當先後若審此數易於反掌

之云以為劉后以庸蜀為關河荆楚為維翰關羽揚兵兩漢  
志慶上國雖匡主定霸功未可必便為威聲遠震有其經略



孫權潛包禍心助魏除害是為翦宗子勤王之師行曹公移  
都之計極美之規於此而止義旗所指宜其在孫氏矣瑾以  
天義責備答之何患無辭且備羽相與有若四體股肱橫膺  
憤痛由深豈此奢關之書所能迴駐哉議之於篇寔為辭章  
費時或三言瑾別遣親人與備相聞權曰孤與子瑜

有死生不易之誓子瑜之不負孤猶孤之不負子

瑜也江表傳曰瑾之在南郡人有密書遺者此語頗流聞於外陸遜表保明瑾無此宜以散其意權報曰子瑜與孤

從事積年恩如骨肉深相明究其為人非道不行善義不言

玄德昔遣孔明至吳孤嘗謂子瑜曰卿與孔明同產且弟隨

兄於義為順何以不留孔明孔明若留從卿者孤當以書解

玄德意自隨人耳子瑜答孤言弟亮以失身於人委質定分

義無二心弟之不留猶瑾之不往也其言足貫神明今豈當

有此乎孤前得妾語文疏即封示子瑜并手筆與子瑜即得

其報論天下君臣大節一定之分孤與子瑜可謂神交非黃

外言所間也知卿意至輒封來表以示子瑜使知卿意

武元年遷左將軍督公安假節封宛陵侯吳錄曰曹貞夏

侯尚等圍朱然於江陵又分據中川瑾以大兵為之救援瑾性弘

緩推道理任計畫無應卒倚伏之術兵久不解權以此望之及春

水生潘璋等作水城於上流瑾進攻浮橋直等退走雖無大勳亦以全師保境為功虞翻以狂直流

徙惟瑾屢為之說翻與所親書曰諸葛敦仁則天

活物比蒙清論有以保分惡積罪深見忌最重雖

有祁老之救德無羊舌解釋難其也瑾為又有容

貌思度于時服其弘雅權亦重之大事咨訪又別

咨瑾曰近得伯言表以為曹丕已死毒亂之民當

望旌瓦解而更靜然聞皆養用忠良寬刑罰布恩

惠薄賦省役以悅民心其忠更深於操時孤以為

不然操之所行其惟叔伐小為過差及操聞人骨



肉以為酷耳至於將御自古少有比之於操高不及也今敵之不如不猶不不如操也其所以務崇亦惠必以其父新死自度衰微恐困苦之民一朝崩沮故彊屈曲以求民心欲以自安在耳豈是興隆之漸邪聞任陳長文曹子丹輩或夫人諸生或宗室戚臣寧能御雄才虎虓將以制天下乎夫威柄不專則其事乖錯如昔張耳陳餘共不敦睦至於秉勢自還相賊乃事理使然也又長文之徒昔所以能守善者以操笮其頭畏操威嚴故竭心盡意不敢為非耳逮不繼業年已長大承操之後以恩

情加之明能感義今廢幼弱隨人東西此曹等輩必當因此弄巧行態阿黨比周各助所附如此之日奔讒並起更相陷讎轉成嫌貳一爾已往羣下

爭利主幼不御其為敗也焉得久乎所以知其然者自古至今安有四五人把持刑柄而不離刺轉相歸齧者也彊當陵弱弱當求援此亂亡之道也子瑜痴但側耳聽之伯言常長於計較恐此一事

小短也

巨松之以為魏明帝一時明王政自己出孫權此論一見為無徵而史載之者將以主幼國疑威柄不

於明帝之形有如權言宜其存錄以為鑒戒或嘗以雞失之  
權無尊號拜大將軍左都護領豫州牧及呂



言一不權又有詔切磋瑾等語在權傳瑾輒因事以

大不壽頓理正瑾子恪名盛當世權深器異之恭瑾

常不殊之謂非保家之子毋以憂戚吳書曰初瑾為大

承相二子恪勳皆典戎馬督領將帥族弟譔又顯名於魏一

門三方為冠蓋天下榮之瑾才略雖不及弟而德行尤純

死不敗妻有所愛妾生子不舉其篤慎皆如此赤烏四年年十八卒遺命令素

始婚斂以時服事從省約恪已自封侯故弟融龍裝箭

垣備兵業駐公安吳書曰融字叔長生於雲貴少而騎樂

以中書奉朝請後拜騎都尉赤烏中請郡出部伍新都都尉

使表吳郡都尉顧承各率所領人會何陵男女各數萬口

表病死權以融代表後代父瑾領攝融部曲吏士親附之疆外無事秋夕則射獵講武春夏

則延賓高會休吏假卒或不遠千里而造焉母會

輒慰問賓客各言其能乃合榻促席量敵選對或

有博弈或有搏蒲投壺弓彈部別類分於是甘果

經進清酒徐行融周流觀覽終日不倦融父兄質

素雖在軍旅身無采飾而融錦芻文繡獨為奢綺

孫權薨徙奮威將軍後恪往淮南假融節令引軍

入西以擊西兵恪既誅遣無難督施寬就將軍施

績孫壹全熙等取融融卒聞兵士至惶懼猶豫不

能決計兵到圍城飲藥而死三子皆伏誅江表傳曰

有重寶焉高童謂曰白黿鳴龜背平南郡城中可長生守

死不改妻有所愛妾生子不舉其篤慎皆如此

赤烏四年年十八卒遺命令素

始婚斂以時服事從省約恪已自封侯故弟融龍裝箭

垣備兵業駐公安吳書曰融字叔長生於雲貴少而騎樂

以中書奉朝請後拜騎都尉赤烏中請郡出部伍新都都尉

使表吳郡都尉顧承各率所領人會何陵男女各數萬口

表病死權以融代表後代父瑾領攝融部曲吏士親附之疆外無事秋夕則射獵講武春夏

則延賓高會休吏假卒或不遠千里而造焉母會

輒慰問賓客各言其能乃合榻促席量敵選對或

有博弈或有搏蒲投壺弓彈部別類分於是甘果

經進清酒徐行融周流觀覽終日不倦融父兄質

素雖在軍旅身無采飾而融錦芻文繡獨為奢綺

孫權薨徙奮威將軍後恪往淮南假融節令引軍

入西以擊西兵恪既誅遣無難督施寬就將軍施

績孫壹全熙等取融融卒聞兵士至惶懼猶豫不

能決計兵到圍城飲藥而死三子皆伏誅江表傳曰

有重寶焉高童謂曰白黿鳴龜背平南郡城中可長生守

步騭字子山臨淮淮陰人也吳書曰晉有大夫揚雄來



新事仲尼秦漢之際有為將軍世亂避難江東軍身窮

困與廣陵衛旌同年相善俱以種瓜自給晝勤四

體夜誦經傳吳書曰隱博研道蓋靡不貫會稽焦征羌

郡之豪族吳錄曰征羌名人客放縱隱與旌求食其

地懼為所侵乃共脩刺奉瓜以獻征羌征羌方在

內卧註之移時旌欲委去隱止之曰本所以來養

其疆也而今舍去欲以為高祇結怨耳良久征羌

開牖見之身隱几坐帳中設席致地坐隱旌於牖

外旌愈恥之隱辭色自若征羌作食身享大案殺

屠重沓以小盤飯與隱旌惟菜茹而已旌不能食

隱極飯致飽乃辭出旌怒隱曰何能忍此隱曰吾

等貧賤是以主人以貧賤遇之固其宜也當何所

恥吳錄曰衛旌字孫權為討虜將軍召隱為主記書

曰歲餘隱以疾免與琅邪諸葛瑾彭城除海鹽長還辟車

騎將軍東曹掾吳書曰權為徐州牧以建安十五年

出領鄱陽太守歲中徙交州刺史立武中郎將領

武射吏千入便道南行明年追拜使持節征南中

郎將劉表所置蒼梧太守吳巨陰懷異心外附內

違隱降意懷誘請與相見因斬徇之威聲大震士

變兄弟相率供命南土之賓自此始也益州大姓



雍闓等殺蜀所署太守正昂與燮相聞求欲內附  
騰因承制遣使宣恩撫納由是加拜平戎將軍封  
廣信侯延康元年權遣呂岱代騰騰將交州義士  
萬人出長沙會劉備東下武陵蠻夷蠢動權逆命  
騰上益陽備既敗績而零桂諸郡猶相驚擾處處  
阻兵騰周旋征討皆平之黃武二年遷右將軍左  
護軍改封臨湘侯五年假節徙屯涇口權稱尊號  
拜驃騎將軍領冀州牧是歲都督西陵代陸遜撫  
二境頃以冀州在蜀分解牧職時權太子登駐武  
昌愛人好善與騰書曰夫賢人君子所以興隆大

化佐理時務者也受性闇蔽不達道數雖實驅驅  
欲盡心於明德歸分於君子至於遠近士人先後  
之宜猶或緬焉未之能詳傳曰愛之能勿勞乎忠  
焉能勿誨乎斯其義也豈非所望於君子哉騰於  
是條于時事在荊州界者諸葛瑾陸遜朱然程普  
潘濬裴玄夏侯承衛旌李肅吳書曰肅字偉恭南陽  
人少以才聞善論議藏  
否得中甄奇錄異薦述後進題目品藻曲有條貫衆人以此  
服之權擢以為選舉號為得才求也補吏為桂陽太守吏民  
悅服徵為卿會卒知周條石幹十一人甄別行狀因上  
疏獎勸曰臣聞人君不親小事百官有司各任其  
職故舜命九賢則無所用心彈五弦之琴詠南風



之詩不下堂廟而天下治也齊桓用管仲被髮載  
車齊國既治又致匡合近漢高祖擧三傑以興帝  
業西楚失雄俊以喪成功汲黯在朝淮南寢謀郅  
都守邊匈奴竄迹故賢人所在折衝萬里信國家  
之利器崇替之所由也方今王化未被於漢北河  
洛之濱尚有僭逆之醜誠擧英雄拔俊任賢之時  
也願明太子重以經意則天下幸甚後中書呂壹  
典校文書多所糾舉騰上疏曰伏聞諸典校擿抉  
細微吹毛求瑕重案深認趨欲陷人以成威福無  
罪無辜橫受大刑是以使民跼天踏地誰不戰慄

昔之獄官惟賢是任故臯陶作士呂侯贖刑張子  
廷尉民無冤枉休泰之祚實由此興今之小臣動輒  
言異獄以貽成輕忽人命歸咎于上爲國速怨夫一  
吁嗟王道爲虧甚可仇疾明德慎罰哲人惟刑書傳  
所美自今敵獄都下則宜諮顧雍武昌則陸遜潘濬  
平心專意務在得情隲黨神明受罪何恨又曰天子父  
天無道慈官室百官動法列宿若施政令欽順時節官  
得其人則陰陽和平七曜循度至於今日官寮多  
闕雖有大臣復不信任如此天地焉得無變故頻  
年若旱亢陽之應也又嘉禾六年五月十四日赤烏



二年正月一日及二十七日地皆震動地陰類臣  
之家陰氣盛故動臣下專政之故也夫天地見異  
所以警悟人主可不深思其意哉又曰丞相顧雍  
上六將軍陸遜太常潘濬憂深責重志在竭誠夙  
夜兢兢寢食不寧念欲安國利民建以長之計可謂  
心膂股肱社稷之臣矣宜各委任不使他官監其  
所司責其成效課其負殿此三臣者思慮不到則  
已豈敢專擅威福欺負所天乎又曰縣賞以顯善  
設刑以威奸任賢而使能審明於法術則何功而  
不成何事而不辨何聽而不聞何視而不覩哉若

郡守百里皆各得其人共相經緯如是庶政豈  
不康哉竊聞諸縣並有備吏吏多民煩俗以之弊  
但小人因緣銜命不務奉公而作威福無益視聽  
更為民害愚以為可一切罷省權亦覺悟遂誅呂  
壹隲前後薦達屈滯救解患難書數十上權雖不  
能悉納然時采其言多蒙濟賴北吳錄云隲表言曰  
北相部伍圖以東向多作布囊欲以盛沙塞江以  
大向荆州夫備不豫設難以應卒宜為之防權曰  
此曹衰弱何能有圖必不敢來若不如孤言當以  
牛千頭為君作主人後有呂範諸葛恪為說隲所  
言云每讀步隲表輒失笑此江與赤烏九年代陸  
遜為丞相猶誨育門生手不釋書被服居處有如  
嘉靖十年補刊



儒生然門內妻妾服飾奢綺頗以此見譏在西陵  
二十年鄰敵敬其威信性寬弘得衆喜怒不形於  
聲色而外內肅然十一年卒子協嗣統隲所領加  
撫軍將軍協卒子璣嗣侯協弟闡繼業爲西陵督  
加昭武將軍封西亭侯鳳皇元年召爲統帳督闡  
累世在西陵卒被徵命自以失職又懼有讒禍於  
是據城降晉遣璣與弟璿詣洛陽爲任晉以闡爲  
都督西陵諸軍事衛將軍儀同三司加侍中假節  
領交州牧封宜都公璣監江陵諸軍事左將軍加  
散騎常侍領廬陵太守改封江陵侯璿給事中宣

威將軍封都鄉侯命車騎將軍羊祜荊州刺史楊  
肇往赴救闡孫皓使陸抗西行祜等道退抗陷城  
斬闡等步氏泯滅惟璿紹祀賴川周昭著書稱步  
隲及嚴峻等曰古今賢士大夫所以失名喪身傾  
家害國者其由非一也然要其大歸揔其常患四  
者而已急而論議一也爭名勢二也重朋黨三也  
務欲速四也急論議則傷人爭名勢則敗友重朋  
黨則蔽主務欲速則失德此四者不除未有能全  
也當世君子能不然者亦比有之豈獨古人乎然  
論其絕異未若顧豫章請葛使君少丞相嚴衛尉



張奮威之爲美也論語言夫子恂恂然言誘人又曰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豫章有之矣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使君體之矣恭而安威而不猛丞相履之矣學不求祿心無苟得衛尉奮威弱之矣此五君者雖德實有差輕重不同至於趨舍太檢不犯四者俱一揆也昔丁請出於孤家吾樂由於牧豎豫章揚其善以並陸全之列是以人無幽滯而風俗厚焉使君丞相衛尉三君昔以布衣俱相友善諸論者因各敘其優劣初先衛尉次丞相而後有使君也其後並事明主經營世務出

處之才有不同先後之名須反其初此世常人所決勤薄也至於三君分好卒無虧損豈非古人交哉又魯橫江昔杖萬兵屯據陸口當世之美業也能與不能孰不願焉而橫江既亡衛尉應其選自以才非將帥深辭固讓終於不就後徒九列遷典八座榮不足以自曜祿不足以自奉至於二君皆位爲上將窮富極貴衛尉既無求欲二君又不稱焉各守所志保其名好孔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斯有風矣又奮威之名亦三君之次也當一才之戍受上將之任與使君丞相不異也然歷



國事論功勞實有先後故爵位之榮辱焉而書威  
將處此決能明其部分心無失道之敬事無克誠  
之求每升朝堂循禮而動辭氣審譽問不惟忠誠  
詞雖親貴言憂其敗祭文至雖疏賤談稱其賢女  
配太子受禮若弔慷慨之趨惟篤人物成敗得失  
皆知所慮可謂守道見機好古之士也若乃經國  
家當軍旅於馳騫之際立霸王之功此五者未為  
過人至其純粹履道求不苟得升降當世保全名  
行逸然絕俗實有所師故粗論其事以示後之君  
子周昭者字恭遠與韋曜薛瑩並述吳書後

為中書郎坐事下獄覈表救之孫休不聽遂伏法云  
評曰張昭受遺輔佐功勳克舉忠塞方直動不為  
已而以嚴見憚以高見外既不處宰相又不登師  
保從容間巷養老而已以此明權之不及策也顧  
雍依杖素業而將之智局故能究極榮位諸葛瑾  
步騭並以德度規檢見器當世張承顧邵虛心長  
者好尚人物周昭之論稱之甚美故辭錄焉譚獻  
納在公有忠貞之節休承脩志咸庶為善愛惡相  
攻流播南裔哀哉



張顧諸葛志傳卷第七

吳書

國志五十二

張嚴程闕薛傳第八

吳書

國志五十三

張紘字子綱廣陵人少游學京都

吳書曰紘入太學事博士韓宗治京氏易

歐陽尚書又於外黃從濮陽閻受韓詩及禮記左氏春秋

還本郡舉茂才公府辟皆

不就

吳書曰大將軍河進太尉朱雋司空荀爽三府辟為冢皆稱疾不就

避難江東孫策

創業遂委質焉表為正議校尉

吳書曰紘與張昭並與參謀常令一人居

守一人從征討後呂布襲取徐州因為之拔不欲令紘與策從事進舉茂才多書發遣紘紘心惡布耻為之屈策亦重惜紘欲以自輔答記不遺曰海產明珠所在為寶楚雖有才智實實用之英偉君子所游見珍何必本州哉從討丹

楊策身臨行陣紘諫曰夫主將乃籌謀之所自出

三軍之所繫命也不宜輕脫自敵小寇願麾下重

天授之姿副四海之望無令國內上下危懼建安



四年策道紘奉章至許官留為侍御史少府孔融

等皆與親善吳書曰紘至與在朝公知及知舊述策材畧

心王室時曹公為司空欲加恩厚以悅遠人至乃優文褒崇

改號加封辟紘為掾舉高第補侍御史後以紘為九江太守

紘心戀舊恩思還曹公聞策薨欲因喪伐吳紘諫以

為乘人之喪既非古義若其不克成讎棄好不如

因而厚之曹公從其言即表權為討虜將軍領會

稽太守曹公欲令紘輔權內附出紘為會稽東部

都尉吳書曰權初承統春秋方富太夫人以方外多難深

懷憂勞數有優令辭謝付屬以輔助之義紘輒拜牋

咨謝思惟補察每有異事察計及章表書記與四方交結常

令紘與張昭草創撰作紘以破虜自破走董卓扶持漢室之

勲討逆平定江外建立大業宜有紀頌以昭公義既成呈權

權省讀悲感曰君真識孤家門閥也乃遣紘之部或以紘

本受北任嫌其志趣不止於此權不以介意初琅邪趙昱為

廣陵太守察紘孝廉昱後為融所殺紘其傷憤而力不能

討昱門戶絕域及紘在東部遣王薄至琅邪設祭并求親戚

為之後以書屬琅邪相臧宣宣以趙宗中五歲男奉昱祀權

聞而嘉之及討江夏以東部少事命紘居守進領所職孔融

遺紘書曰聞大軍西征足下留鎮不有居者誰守社稷深固

折衝亦大勲也無乃李廣之氣倉髮益怒樂一當單于以盡

餘憤乎南北並定世將無事孫叔投戈絳灌俎豆亦在今日

但用離析無緣會面為愁歎耳道直途清相見豈復難哉權

奪其志每從容侍燕微言密指常有以規諷江表傳曰初

權於群臣多呼其字惟呼張昭曰張公紘曰東部所以重二

人也後權以紘為長史從征合肥吳書曰合肥城久不

城開其一向以疑衆心今圍之甚密攻之又急誠懼并命戮

力死戰之寇固難卒拔及救未至可小寬之以觀其變議者

不同會救騎至數權率輕騎將往突敵紘諫曰夫兵

至圍下馳騁挑戰者凶器戰者危事也今麾下恃盛壯之氣忽疆暴



之虜三軍之眾莫不寒心雖斬將塞旗威震敵場  
此乃偏將之任非主將之宜也願抑音育之勇懷  
霸王之計權納紘言而止既還明年將復出軍紘  
又諫曰自古帝王受命之君雖有皇靈佐於上文  
德播於下亦賴武功以昭其勲然而貴於時動乃  
後為威耳今麾下值四百之厄有扶危之功宜且  
隱息師徒廣開播殖任賢使能務崇寬惠順天命  
以行誅可不勞而定也於是遂止不行紘建計宜  
出都秣陵權從之江表傳曰紘謂權曰秣陵楚武王所置  
名為金陵地勢岡阜連石頭訪問故老  
云昔秦始皇東巡會稽經此縣望氣者云金陵地形有王者  
都邑之氣故屈斷連岡改名秣陵今處所具存地有其氣天

之所命宜為善已權善其議未能從也後劉備之東宿於秣  
陵周觀地形亦勸權都之權曰智者意曰遂都焉  
是教為難將軍無意也京平權曰秣陵有小江百餘里可以  
安大船吾方理水軍當移據之備曰蕪湖近濡須亦佳也權  
曰吾欲圖徐州宜近下也臣松之以為秣陵之與蕪湖  
道理所較無幾於北侵利便亦有何異而云欲圖徐州貪秣  
陵近下非其理也諸書皆云劉備勸都秣陵而此獨云權自  
欲都之又為虛錯  
令還吳大進家道病卒臨因授子靖留牋曰  
自古自有國有家者咸欲脩德政以比隆盛出至於其  
治多不憂譽者非無思臣賢佐闇於治體也由主不  
勝其信勇能用耳夫人情憚難而趨易好同而惡  
異與治道相反傳曰從善如登從惡如崩言善之  
難也入君亦亦世之基據自然之勢勞操八柄之威



言易同之數

局福六三職曰以八極詔王取彙臣一曰爵

幸曰曰置以取

其行五曰生以取其福六曰奪無假取於

天而忘巨

以取其美七曰廢以取其罪八曰誅以取其過

弄宜乎雖則有慶巧辯緣閒眩於小忘懸於恩愛

賢最雜錯長幼失叙其所由來情亂之也故明君

憚之求賢如饑渴受諫而不厭抑情損欲以義割

恩上無偏謬之授下無希冀之望宜加三思舍垢

藏疾以成仁覆之大時年六十卒權省書流涕絃

著詩賦銘誄十餘篇

吳書曰絃見補摺枕愛其文為作

陳琳在北見之以示人曰此吾

名

易為雄伯故使僕受此過差之譚非其實也今景興在此足

南郡太守尚書

江表傳曰玄清介有

玄子尚

江表傳曰稱

孫皓時為侍郎以言語辯捷見知擢為侍中中書

令皓使尚鼓琴尚對曰素不能勅使學之後宴言

次說琴之精妙尚因道晉平公使師曠作清角曠

言吾君德薄不足以聽之皓意謂尚以斯喻已不

悅後積他事下獄皆追以此為詰

環氏吳紀曰皓嘗

惟相中舟平尚對曰詩言檣楫松舟則松亦中舟也又問鳥

之大者惟鶴小者惟雀乎尚對曰大者有禿鶯小者有鷓鴣

駘性忌勝已而尚談論每出其表積以致恨後問孤飲酒以



孤方之因此發怒收尚尚書岑昏率公知送建安作船父  
已下百餘人詰官叩頭請罪尚得減死

之又就加誅初紘同郡秦松字文表陳端字子正  
並與紘見待於孫策參與謀謨各早卒

嚴峻字曼才彭城人也少耽學善詩書三禮又好  
說文避亂江東與諸葛瑾步騭齊名友善性質直

純厚其於人物忠告善道志存補益張昭進之於  
孫權權以為騎都尉從事中郎及橫江將軍魯肅

卒權以峻代肅督兵萬人鎮據陸口眾人咸為峻  
喜峻前後固辭樸素書生不閑軍事非才而據咎

悔必至發言慷慨至于流涕志林曰權又試權乃聽

焉世嘉其能以實讓權為吳王及稱尊號峻嘗為

衛尉使至蜀蜀相諸葛亮深善之不畜祿賜皆散  
之親戚知故家常不充廣陵劉穎與峻有舊穎精

學家巷權聞徵之以疾不就其弟略為零陵太守  
卒官穎往赴喪權知其詐病急驛救錄峻亦馳語

穎使還謝權權怒廢峻而穎得免罪久之以峻為  
尚書令後卒吳書曰峻時年七十八三峻著孝經傳潮

水論又與裴玄張承論管仲季路皆傳於世玄字  
彥黃下邳人也亦有孝行官至太中大夫問子欽

齊相晉文夷惠四人優劣欽荅所見與玄相反覆



各有文理欽與太子登游處登稱其翰采  
程秉字德樞汝南南頓人也逮事鄭玄後避亂交  
州與劉熙考論大義遂博通五經士變命為長史  
權聞其名儒以禮徵秉既到拜太子太傅黃武四  
年權為太子登娉周瑜女秉守太常迎妃於吳權  
親幸秉船深見優禮既還秉從容進說登曰婚姻  
人倫之始王教之基是以聖王重之所以率先眾  
庶風化天下故詩美關雎以為稱首願太子尊禮  
教於閨房存周南之所詠則道化隆於上頌聲作  
於下矣登笑曰將順其美臣救其惡志誠所賴於傅

君也病卒官著周易摘尚書駁論語弼凡三萬餘  
言秉為傅時率更令河南徵崇亦篤學立行云

曰崇字子和治易春秋左氏傳兼善內術本姓李遭亂更姓  
遂隱於會稽躬耕以求其志好尚者從學所教不過數人輒  
止欲令其業必有成也所交結如丞相步騭等咸親焉嚴峻  
薦崇行足以厲俗學足以為師初見太子登以疾賜不拜東  
宮官僚皆從諮詢太子數  
訪以異聞年七十而卒

闕澤之德潤會稽山陰人也家世世農夫至澤好學  
居貧無資常為人傳書以供紙筆所為既畢誦讀  
亦遍進師論講究臨元帝三籍兼通整數由是顯名察  
孝廉除錢唐長遠都令孫權為驃騎將軍辟補西  
曹掾及孫尊號以澤為尚書嘉禾中為中書令加



侍中亦為五年拜太子太傅領中書如故澤以經  
傳文多難得盡用乃與諸家刊約禮文及諸注  
說以授二宮為制行出入及見賓儀又著乾象歷  
注以正時日每朝廷大議經典所疑輒諮訪之以  
儒學勤勞封都鄉侯性謙恭篤慎官府小吏呼召  
對問皆為抗禮人有非短口未嘗及容貌似不足  
者然所聞少窮權嘗問書傳篇賦何者為美澤欲  
諷喻以明治亂因對賈誼過秦論最善權覽讀焉  
初以呂壹姦罪發聞有司窮治奏以大辟或以為  
宜加焚裂用彰元惡權以訪澤澤曰盛明之世不

宜復有此刑權從之又諸官司有所患疾欲增重

科防以檢御臣下澤每曰宜依禮律其和而有正

比皆此類也吳錄曰虞翻稱澤曰關生矯傑蓋蜀之楊雄又

位權嘗從容問羣臣曰曹不以盛年即位恐孤不能及之諸  
卿以為何如羣臣未對澤曰不及十年不其披矣大正勿憂  
是權曰何以知之澤曰以字言之不十為不此其數也文帝  
熙七年而崩臣松之計孫權年大文帝五歲其為長幼也微  
耳六年冬卒權痛情感悼食不進者數日澤州里

先輩舟揚唐固亦脩身積學稱為儒者著國語公

羊祜以忠傳注講授常數十人權為吳王拜固議郎

自陸遜張溫駱統等皆拜之黃武四年為尚書僕

射卒吳錄曰固字子正  
卒時年七十餘矣



薛綜字敬文沛郡竹邑人也

吳錄曰其先齊孟嘗君封於薛秦滅六國而失其祀

子孫分散漢祖定天下過齊求孟嘗後得其孫慶國二人欲復其封陸國兄弟相推莫適受乃去之竹邑因家焉故遂氏薛自國至綜世與州郡為著姓錄少明經善屬文有秀才少依族人避地交州從劉

熙學士燮既附孫權召綜為五官中郎除合浦交

趾太守時交土始開刺史呂岱率師討伐綜與俱

行越海南征及到九真事畢還都守謁者僕射西

使張奉於權前列尚書闕澤姓名以嘲澤澤不能

答綜下行酒因勸酒曰蜀者何也有犬為獨無犬

為蜀橫目苟身虫入其腹目松之見諸書本苟身或作

躬奉曰不當復列君吳邪綜應聲曰無口為天有

口為吳君臨萬邦天子之都於是衆坐喜笑而奉無以

對其樞機敏捷皆此類也

江表傳曰費禕聘于吳陸見公卿侍臣皆在坐酒酣禕與

諸葛恪相對嘲難言及吳蜀禕問曰蜀字云何恪曰有水者濁無水者蜀橫目苟身虫入其腹禕復問吳字云何恪曰無口者天有口者吳下臨滄海天子帝都與本傳不同

呂岱從交州召出綜懼

繼岱者非其人上疏曰昔帝舜南巡卒於蒼梧秦

置桂林南海象郡然則四國之內屬也有自來矣

趙佗起番禺懷服百越之君珠官之南是也漢武

帝誅呂嘉開九郡設交趾刺史以鎮監之山川長

遠習俗不齊言語同異重譯乃通民如禽獸長幼

無別椎結徒跣貫頭左衽長吏之設雖有若無自



斯以來頗徙中國罪人雜居其間稍使學書粗知  
言語使驛往來觀見禮化及後錫光爲交阯任延  
爲九真太守乃教其耕犁使之冠履爲設媒官始  
知聘娶建立學校導之經義由此已降四百餘年  
頗有似類自臣昔客始至之時珠崖除州縣嫁娶  
皆須八月引戶人民集會之時男女自相可適乃  
爲夫妻父母不能止交阯糜泠九真都龐二縣皆  
兄死弟妻其嫂世以此爲俗長吏恣聽不能禁  
制日南郡男女裸體不以爲羞由此言之可謂蟲  
豸有覩面目耳然而土廣人衆阻險毒害易以爲亂

難使從治縣官羈縻示令威服田戶之粗賦裁取  
供辦貴致遠珍名珠香藥象牙犀角瑤瑁珊瑚玳  
瑁鸚鵡翡翠孔雀奇物充備寶玩不必仰其賦入  
以益中國也然在九甸之外長吏之選類不精覈  
漢時法寬多自放恣故數反違法珠崖之寇殺起於  
長吏覩其好髮髡取爲髮及臣所見南海重蓋爲  
日南太守下車以供設不豐擗殺主簿仍見驅逐  
九真太守儋萌爲妻父周京作主人并請大吏酒  
酣作樂功曹耆歆起舞屬京京不肯起歆猶迫疆  
萌忿杖歆亡於郡內歆弟苗帥衆攻府害矢射萌



萌至物故交阯太守士燮遣兵致討卒不能克又  
故刺史會稽朱符多以鄉人虐害劉彥之徒分作  
長吏侵虐百姓彊賦於民黃魚一枚收稻一斛百  
姓怨叛山賊並出攻州突郡符走入海流離喪亡  
次得南陽張津與荊州牧劉表為隙兵弱敵彊歲  
歲與軍諸將厭患去留自在津小檢攝威武不足  
為所陵侮遂至殺沒後得零陵賴恭先輩仁謹不  
曉時事表又遣長沙吳巨為蒼梧太守巨武夫輕  
悍不為恭服所取相怨恨遂出恭求步騭是時津  
故將夷廖錢博之徒尚多騭以次鉏治綱紀適定  
會仍召出呂岱既至有士民之變越軍南征平討  
之日改置長吏章明王綱威加萬里大小承風猶  
此言之綏邊撫裔實有其人牧伯之任既且清能  
荒流之表禍福尤甚今日交州雖名粗定尚有高  
涼宿賊其南海蒼梧鬱林珠官四郡界未綏依作  
寇盜專為亡叛逋逃之藪若岱不復南新刺史宜  
得精密檢攝八郡方略智計能稍稍以漸能治高  
涼者假其威寵借之形勢善其成效庶幾可補復  
如但中人近守常法無奇數異術者則羣惡日滋  
久遠成害故國之安危在於所任不可不察也竊



嘉靖九年新刊  
懼朝廷忽輕其選故敢竭愚情以廣聖思黃龍三  
年建昌侯慮爲鎮軍大將軍屯半州以綜爲長史  
外掌衆事內授書籍慮卒入守賊曹尚書遷尚書  
僕射時公孫淵降而復叛權盛怒欲自親征綜上  
疏諫曰夫帝王者萬國之元首天下之所繫命也  
是以居則重門擊柝以戒不虞行則清道案節以  
養威嚴蓋所以存萬安之福鎮四海之心昔孔子  
疾時託乘桴浮之語季由斯喜拒以無所取才漢  
元帝欲御樓船薛廣德請勿頽以血染車何則水  
火之險至危非帝王所宜涉也諺曰千金之子坐

不垂堂况萬乘之尊乎今遼東戎貊小國無城池  
之固備禦之術器械銖鈞大半無政往必禽克誠  
如明詔然其方土寒埆穀稼不殖民習鞍馬轉徙  
無常卒聞大軍之至自度不敵鳥驚獸駭長驅奔  
竄一人匹馬不可得見雖獲空地守之無益此不  
可一也加又洪流滉漾有成山之難海行無常風  
波難免倏忽之間人船異勢雖有堯舜之德智無  
所施賁育之勇力不得設此不可二也加以鬱霧  
冥其上鹹水蒸其下善生流腫轉相沓染凡行海  
者稀無斯患此不可三也天生神聖顯以符瑞當



乘平喪亂康此民物嘉祥日集海內垂定逆虜凶  
虐滅亡在近中國一平遼東自斃但當拱手以待  
耳今乃違必然之圖尋至危之阻忽九州之固肆  
一朝之忿既非社稷之重計又開闢以來所未嘗  
有斯誠群僚所以傾身側息食不甘味寢不安席  
者也惟陛下抑雷霆之威忍赫斯之怒遵乘橋之  
安遠履冰之險則臣子賴祉天下幸甚時群臣多  
諫權遂不行正月乙未權勅綜祝祖不得用常文  
綜承詔卒造文義信辭粲爛權曰復為兩頭使滿  
三也綜復再祝辭令皆新衆咸稱善赤烏三年徙

選曹尚書五年為太子少傅領選職如故吳書曰後

綬囊綜陳讓紫色非所宜服權曰太子年少步道日淺君當

轉之以文約之以禮茅土之封非君而誰是時綜以名儒居

師傅之位乃兼六年春卒凡所著詩賦難論數萬言

名曰私載又定五宗圖述二京解皆傳於世子翊

官至威南將軍征交趾還道病死漢晉春秋曰孫休

將遣至蜀求馬及還休問蜀政得失對曰主闇而不知其過

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問正言經其野民皆菜色臣

聞燕雀處堂于母相樂自以為安也矣決棟翊弟瑩字道  
言初為祕府中書郎孫休即位為散騎中常侍數  
年以病去官孫皓初為左執法遷選曹尚書及立  
太子又領少傅建衡三年皓追歎瑩父綜遺文且



命瑩繼作瑩獻詩曰惟臣之先昔仕于漢奕世繇  
繇頗涉臺觀暨臣父綜遭時之難卯金失御邦家  
毀亂適茲樂土庶存子遺天啓其心東南是歸厥  
初流隸困于蠻垂大皇開基恩德遠施特蒙招命  
拯擢泥汙釋放巾褐受職剖符作守合浦在海之  
隅遷入京輦遂升機樞枯瘁更榮絕統復紀自微  
而顯非願之始亦惟寵遇心存足止重值文皇建  
號東宮乃作少傅光華益隆明明聖嗣至德謙崇  
禮遇兼加惟渥惟豐哀哀先臣念竭其忠洪恩未  
報委世以終嗟臣蔑賤惟昆及第幸生幸育託綜

遺體過庭既訓頑蔽難啓堂構弗克志存耦耕豈  
悟聖朝仁澤流盈追錄先臣愍其無成是濟是拔  
被以殊榮珥忝千里受命南征旌旗備物金革揚  
聲及臣斯隨實聞實微既顯前軌人物之機復傳  
東宮繼世荷輝才不逮先是忝是違乾德博好文  
雅是貴追悼云臣莫存遺類如何愚胤曾無髮髯  
瞻彼舊寵竊此頑虛孰能忍媿臣實與居夙夜反  
側克心自論父子元第累世蒙恩死惟結草生誓  
殺身雖則灰隕無報萬分是歲何定建議鑿聖谿  
以通江滄路今望督萬人往遂以多盤石難施功



罷還出爲武昌左部督後定被誅皓追聖路事下  
瑩獄徒唐州右國史華敷上疏曰臣聞五帝三王  
皆立史官敘錄功美垂之無窮漢時司馬遷班固  
咸命世大才所撰精妙與六經俱傳大吳受命建  
國南土大皇帝末年命太史令丁孚郎中項峻始  
撰吳書孚峻俱非史才其所撰作不足紀錄至少  
帝時更差韋曜周昭薛瑩梁廣及臣五人訪求往  
事所共撰立備有本末昭廣先亡曜負恩蹈罪瑩  
出爲將復以過徒其書遂委滯迄今未撰奏臣愚  
淺才劣適可爲瑩等記注而已若使撰合必龍章

峻之跡懼墜大皇帝之元功損當世之盛美瑩涉  
學既博文章尤妙同寮之中瑩爲冠首今者見史  
雖多經學記述之才如瑩者少是以悽悽爲國惜  
之實欲使卒垂成之功編於前史之末奏上之後  
退填溝壑無所復恨皓遂召瑩還爲左國史頃之  
選曹尚書同郡繆禕以執意不移爲群小所疾左  
遷衡陽太守既拜又追以職事見詰責拜表陳謝  
因過詣瑩復爲人所白云禕不懼罪多將賓客會  
聚瑩許乃收禕下獄徒桂陽瑩還廣州未至召瑩  
還復職是時法政多謬舉措煩苛瑩每上便宜陳



緩刑簡役以濟育百姓事或施行遷光祿勳天紀

四年晉軍征皓皓奉書於司馬佃王渾王濬請降

其文瑩所造也瑩既至洛陽特先見叙為散騎常

侍答問處當皆有條理千寶晉紀曰武帝從容問瑩曰

歸命侯瑩曰皓之君吳也昵近小人刑罰妄加大臣大將無所

親信人人憂恐各不自保危亡之釁實由於此帝遂問吳士

存亡者之賢愚太康三年卒著書八篇名曰新議王

瑩各以狀對晉晉曰瑩子兼字令長清素有器宇資望故如上國不似吳

人歷位二宮丞相長史元帝踐阼累遷丹陽尹尚書又為太

子少傅自綜至評曰張紘文理意正為世令器孫策待之亞於張

兼三世傳東宮昭誠有以也嚴程闕生一時儒林也至峻辭榮濟

舊不亦長者乎薛綜學識規納為吳良臣及瑩纂

踏允有先風然於暴酷之朝屢登顯列君子殆諸

張嚴程闕薛傳第八

吳書 國志五十三



周瑜魯肅曰蒙傳第九

吳書

國志五十四

周瑜字公瑾廬江舒人也從祖父景景子忠皆為

漢太尉謝承後漢書曰景字仲卿少以廉能見稱以明學

也稍遷至尚書令遂登太尉張璠漢紀曰景公景章和出

後堂與家人宴會如此者數四及贈送既備又選用其子弟

公無私所遷臣作子於之何有先是司徒韓續為河內太守在

時論者或兩譏焉父里洛陽令瑜長壯有姿父自初

孫堅與表立討董卓從家於舒堅子策與瑜同年

獨相友善瑜推道南大宅以舍策升堂拜母有無



通共瑜從父尚為丹楊太守瑜往省之會策將東  
渡到歷陽馳書報瑜瑜將兵迎策策大喜曰吾得  
卿諧也遂從攻橫江當利皆拔之乃渡擊秣陵破  
笮融薛禮轉下湖孰江乘進入曲阿劉繇奔走而  
策之衆已數萬矣因謂瑜曰吾以此衆取吳會平  
山越已足卿還鎮丹楊瑜還頃之袁術遣從弟胤  
代尚為太守而瑜與尚俱還壽春術欲以瑜為將  
瑜觀術終無所成故求為居巢長欲假塗東歸術  
聽之遂自居巢還吳是歲建安三年也策親自迎  
瑜授建威中郎將即與兵二千騎五十匹江表傳曰

策又給瑜鼓吹為治館舍贈賜莫與為比策令曰周公瑾英  
簡異才與孤有惇魚之好骨肉之分如前在丹楊發衆及船  
糧以濟大事論德酬功此未足以報者也瑜時年二十四吳中皆呼為周

郎以瑜恩信著於廬江出備牛渚後領春穀長頃  
之策欲取荊州以瑜為中護軍領江夏太守從攻  
皖拔之時得橋公兩女皆國色也策自納大橋瑜  
納小橋江表傳曰策從容戲瑜曰橋公二女雖  
流離得吾二人作婿亦足為歡復進尋陽破

劉動討江夏還定豫章廬陵留鎮巴丘目世之案孫  
豫章廬陵尚未能得定江夏瑜之所鎮應  
在今巴丘縣也與後所立巴丘更不同五年策薨權統

事瑜將六赴喪遂留吳以中護軍與長史張昭共  
掌衆事江表傳曰魯公新破袁紹兵威日盛建安七年下  
書請權置太子權召諸將自會議張昭秦松等猶疑



不能決權意不欲遣質乃獨將... 謂母前定議輸曰昔楚國... 初封於荆山之側不滿百... 於郢都... 兄餘資... 盜竟內... 無敵有... 相首尾... 從十餘... 亂兵... 一月耳... 孫瑜等討麻保... 官亭江夏太守黃祖遣將鄧龍將兵數千人入柴... 桑瑜追討擊生虜龍送吳... 為前部大督其年九月曹公入荊州劉琮舉眾降

曹公得其水軍船步兵數十萬將士聞之皆恐懼... 延見羣下問以計策議者咸曰曹公豺虎也然託... 名漢相挾天子以征四方動以朝廷為辭今日拒... 之事更不順且將圖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 操得荊州奄有其地劉表治水軍蒙衝鬪艦乃以... 千數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陸俱下此為長... 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而勢力眾寡又不可論愚... 謂大計不如迎之瑜曰不然操雖託名漢相其實... 漢賊也將軍以神武雄才兼杖父兄之列割據江... 東地方數千里兵精足用英雄樂業尚當橫行天



下漢家除殘去穢况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請為將軍筆之今使北土已安操無內憂能曠日持久來乎疆場又能與我較勝負於船楫可乎今北土既未平安加馬超韓遂尚在關西為操後患且舍鞍馬杖舟楫與吳越爭衡本非中國所長又今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之眾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四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將軍禽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三萬人進住夏口保為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矣徒已心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

尚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其與孤合此

天以君授孤也江表傳曰權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吏敢復有言當迎操者與此案同及會罷之夜

瑜請見曰諸人徒見操書言水步八十萬而各恐憚不復料其虛實便開此義甚無謂也今以實較之彼所將中國人不過十五六萬且軍已疲所將孤疑之眾數雖多其未足畏得精兵

疑夫以疲病之卒御孤疑之眾數雖多其未足畏得精兵五萬自足制之願將軍勿慮權撫背曰公瑾深失所望蜀卿

孤心子布文表諸人各顧妻子挾持私慮深失所望蜀卿三萬人船糧戰具俱備與子敬程公便在前發孤當選

人眾多載資糧為卿後援卿能辨之者誠決還就孤當與孟德決之臣松之以為建計拒曹公實始

魯肅于時周瑜使都陽肅勸權呼瑜使都陽還但與肅閣

同故能共成大勳本傳直云權延見羣下問以計策瑜擺撥

衆人之議獨言抗拒之計了不

云肅先有謀殆為攘肅之善也

引南渡江與魯肅遇於當陽遂共圖計因進住夏



襄

只遣諸葛亮詣權權遂遣瑜及程普等與備并力  
 逆曹公遇於赤壁時曹公軍眾已有疾病初一交  
 戰公軍敗退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黃蓋  
 曰今寇眾我寡難與持久然觀操軍方連船艦首  
 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鬪艦數十艘實以  
 薪草膏油灌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先書報曹  
 公欺以欲降江表傳載蓋書曰蓋受孫氏厚恩常為將計  
見遇不薄然顧天下事有大勢用江東六郡  
山越之人以當中國百萬之眾眾寡不敵海內所共見也東  
方將吏無有愚智皆知其不可惟周瑜魯肅偏懷淺意未  
解耳今日歸命是其實計瑜所督領自易摧破交鋒之日蓋  
為前部當因事變化效命在近曹公特見行人密問之曰  
曰但恐汝詐耳蓋若信實  
 又豫備走舸各繫大船後  
當授爵賞超於前後也

因引次俱前曹公軍吏士皆延頸觀望指言蓋降  
 蓋放諸船同時發火時風盛猛悉延燒岸上營落  
 頃之煙炎張天人馬燒溺死者甚眾軍遂敗退還  
 保南郡江表傳曰至戰日蓋先取輕利艦十舫載燥荻枯  
柴積其中灌以魚膏赤幔覆之建旌旗龍幡於艦  
上時東南風急因以一艦最著前中江舉帆蓋舉火白諸校  
使眾兵齊聲大呼曰降焉操軍之皆出營立觀去北軍二  
餘同時舉火火烈風猛往船如箭飛埃絕欄燒盡北船延  
岸邊營皆瑜等率輕銳尋繼其後雷鼓大進北軍大壞曹公  
退備與瑜等復共追曹公留曹仁等守江陵城  
 自此歸瑜與程普又進南郡與仁相對各隔大江  
 兵未交鋒吳錄曰瑜謂云仁守江陵城城中糧多足為  
相為從夏水入葦中後仁聞瑜即遣其空前據夷陵  
吾入必走瑜以一千人益之瑜即遣其空前據夷陵



分兵騎別攻圍。寧寧言志於瑜，瑜用呂蒙計留凌  
統以守其後，身與蒙上救寧，寧圍既解，乃渡屯北  
岸。克期六戰，瑜親跨馬櫟陣，會流矢中右脅，瘡甚  
便，還後，仁聞瑜卧未起，勸兵就陣，瑜乃自與蒙行  
軍營，激揚吏士。仁由是遂還權。拜瑜偏將軍，領南  
郡太守，以下雋、漢、昌、鄧陽州陵為奉品。屯據江陵，  
劉備以左將軍領荊州牧，治公安。備詣京見權，瑜  
上疏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  
將，必非久屈為人用者。愚謂大計宜徙備置吳，盛  
為築宮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娛其耳目，分此二人

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挾與攻戰，大事可定也。今  
猥割土地以資業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場，恐蛟龍  
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權以曹公在北方，當廣擊  
英雄，又恐備難卒制，故不納。是時劉璋為益州牧，  
外有張魯寇侵，瑜乃詣京見權曰：今曹操新折衄，  
方憂在腹心，未能與將軍連兵相事也。乞與奮威  
俱進取蜀，得蜀而奔張魯，因留奮威固守其地，好  
與馬超結援，瑜還與將軍據襄陽，以賊操北方可  
圖也。權許之。瑜還江陵，為行裝，而道於巴丘病卒。  
臣松之案：瑜欲取蜀，還江陵治，遂所卒之處，應在今之巴陵縣，前所鎮巴丘各同，實異也。時年三十六



權素服舉哀感傷左右喪當還吳又迎之蕪湖衆  
事費度一爲供給後著令曰故將軍周瑜程普其  
有人客皆不得問初瑜見友於景太妃又使權以  
兄奉之是時權位爲將軍諸將賓客爲禮尚簡而  
瑜獨先盡敬便執臣節性度恢廓大率爲得人惟  
與程普不睦江表傳曰普願以年長數陵侮瑜折節容  
下終不與校普後自敬服而親重之乃告人  
曰與周公瑾交若飲醇醪不覺自醉時人以其謙讓服人如  
此初曹公聞瑜年少有美才謂可濟說動也乃密下揚州遣  
九江將幹往見瑜幹有儀容以才辯見稱獨步江淮之間莫  
與爲對乃布衣高巾自託私行詣瑜瑜出迎之立謂幹曰子  
翼良苦遠涉江湖爲曹氏作說客邪幹曰吾與足下州里中  
間別隔遙聞芳烈故來敘闊并觀雅規而云說客無乃逆詐  
乎瑜曰吾雖不及夔曠聞弦賞音足知雅曲也因延幹入爲  
設酒食畢遣之曰適吾有密事且出就館事了別自相請後

三日瑜請幹與周觀營中行視倉庫軍次兵器仗訖還  
宴飲示之侍者服飾珍玩之物因謂幹曰丈夫處世  
遇知己之主外託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恩言行計  
從禍福共之假使蘇張更生酈叟復出猶撫其背而  
折其辭豈足下幼生所能移乎幹但笑終無所言幹  
還稱瑜雅量高致非言辭所間中州之士亦以此多  
之劉備之自京還也權乘飛雲大舡與張昭秦松魯  
肅等十餘人共追送之大宴會叙別昭肅等先出權  
獨與備留語因言次歎瑜曰公瑾文武籌略萬人  
英顧其器量廣大恐不久爲人臣耳瑜之破魏軍也  
曹公曰孤不羞走後書與權曰赤壁之役值有疾病  
孤燒舡自退橫使周瑜虛獲此名瑜威聲遠著故曹  
公劉備咸欲疑諸之及卒權流涕曰公瑾有王佐之  
資今忽短命孤何賴哉後權稱尊號謂公瑾曰孤非  
周公瑾瑜少精意於音樂雖三爵之後其有闕誤瑜  
必知之知之必顧故時人謠曰曲有誤周郎顧瑜兩  
男一女女配太子登男循尚公主拜騎都尉有瑜風

嘉靖十年補刊

卷之七

二



早卒循弟胤初拜興業都尉妻以宗女授兵千人屯  
公安黃龍元年封都鄉侯後以罪徙廬陵郡亦烏二  
年諸葛瑾步騭連名上疏曰故將軍周瑜子胤昔蒙  
粉飾受封為將不能養之以福思立功效至縱情欲  
招速罪辟臣竊以瑜昔見寵任入作心旌出為爪牙  
銜命出征身當矢石盡節用命視死如歸故能摧曹操  
於烏林走曹仁於郢都揚國威德華夏是震蠢爾蠻荆  
莫不賓服雖周之方叔漢之信布誠無以尚也夫折衝  
扞難之臣自古帝王莫不貴重故漢高帝封爵之誓曰  
使黃河如帶大山如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申以丹書

重以盟詔藏于宗廟傳于無窮欲使功臣之後世  
世相踵非徒子孫之關苗裔報德明功勳勤懇懇  
如此之至欲以勸戒後人用命之臣死而無悔也  
况於瑜身沒而未久而其子胤降為匹夫益可悼  
傷竊惟陛下欽明稽古隆於興繼為胤歸訴乞勾  
餘罪還兵復爵使失旦之雞復得一鳴抱罪之臣  
展其後效權答曰腹心舊勳與孤協事公瑾有之  
誠所不忘昔胤年少初無功勞橫授精兵爵以侯  
將蓋念公瑾以及於胤也而胤恃此醜淫自恣前  
後生口吟詠曾無悛改孤於公瑾義猶二君樂胤成就



言有已苦迫亂罪惡未宜便還且欲苦之使自知  
耳今一君勤勤援引漢高河山之誓孤用忍然雖  
德非其疇猶欲庶幾事亦如爾故未順旨以公瑾  
之子而二君在中間苟便能改亦可患乎瑾臨表  
比上朱然及全琮亦俱陳乞權乃許之會病死  
瑜兄子峻亦以瑜元功為偏將軍領吏士千人峻  
卒全琮表峻子護為將權曰昔走曹操拓有荊州  
皆是公瑾常不忘之初聞峻亡仍欲用護聞護性  
行危險用之適為作禍故便止之孤念公瑾豈有  
已乎

魯肅字子敬臨淮東城人也生而失父與祖母居  
家富於財性好施與爾時天下已亂肅不治家事  
大散財貨標賣田地以賑窮弊結士為務甚得鄉  
邑歡心周瑜為居巢長將數百人故過候肅并求  
資糧肅家有两困米各三千斛肅乃指一困與周  
瑜瑜益知其奇也遂相親結定僑札之分袁術聞  
其名就署東城長肅見術無網紀不足與立事乃  
攜老弱將輕俠少年百餘人南到居巢就瑜瑜之

東渡因與同行

吳書曰肅體貌魁奇少有壯節好為奇計天下將亂乃學擊劍騎射招聚少年

給其衣食往來南山中射獵陰相部勒講武習兵父老咸曰

魯氏世衰乃生此狂兒後推傑並起中州擾亂肅乃命其屬



曰中國失綱寇賊橫暴淮泗間非遺種之地吾聞江東沃野  
萬里民富兵彊可以避害寧肯相隨俱至樂土以觀時變乎  
其屬皆從命乃使細弱在前強壯在後男女三百餘人行州  
追騎至肅等徐行勒兵持滿謂之曰鄉等丈夫當解大數今  
日天下兵亂有功弗賞不追無罰何為相逼乎又自植盾引  
弓射之矢皆洞貫騎既嘉肅言且度不能制乃相率還肅渡  
江往見策策亦雅奇之留家曲阿會祖母亡還葬東城劉子揚

與肅友善遺肅書曰方今天下豪傑並起吾子姿  
才尤宜今日急還迎老母無事滯於東城近鄒寶  
者今在巢湖擁衆萬餘處地肥饒廬江間人多依  
就之况吾徒乎觀其形勢又可博集時不可失足  
下速之肅荅然其計葬畢還曲阿欲北行會瑜已  
徙肅母到吳肅具以狀語瑜時孫策已薨權尚住

吳瑜謂肅曰昔馬援荅光武云當今之世非但君  
擇臣臣亦擇君今主人親賢善卒納奇錄異且吾  
聞先哲祕論承運代劉氏者必興于東南推步事  
勢當其歷數終構帝基以協天符是烈士攀龍附  
鳳馳騫之秋吾方達此足下不須以子揚之言介  
意也肅從其言瑜因薦肅才宜佐時當廣求其比  
以成功業不可令去也權即見肅與語甚悅之衆  
賓罷退肅亦辭出乃獨引肅還合榻對飲因密議  
曰今漢室傾危四方雲擾孤承父兄餘業思有桓  
文之功君既惠顧何以佐之肅對曰昔高帝區區



欲享事義帝而不獲者以項羽爲害也今之曹操猶昔項羽將軍何由得爲桓文乎肅竊料之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爲將軍計惟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變規模如此亦自無嫌何者北方誠多務也因其多務勦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然後建號帝王以圖天下此高帝之業也權曰今盡力一方冀以輔漢耳此言非所及也張昭非肅謙下不足頗訾毀之云肅年少麤疎未可用權不以介意益貴重之賜肅母衣服幃帳居處雜物富擬其舊劉表死肅進說曰夫荆楚

與國鄰接水流順北外帶江漢內阻山陵有金城之固沃野萬里士民殷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今表新亡二子素不輯睦軍中諸將各有彼此加劉備天下梟雄與操有隙寄寓於表表惡其能而不能用也若備與彼協心上下齊同則宜撫安與結盟好如有離違宜別圖之以濟大事肅請得奉命弔表二子并慰勞其軍中用事者及說備使撫表衆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備必喜而從命如其克諧天下可定也今不速往恐爲操所先權即遣肅行到夏口聞曹公已向荊州晨夜兼道比至



南部而表子琮已降曹公備惶遽奔走欲南渡江  
肅徑迎之到當陽長阪與備會宣騰權旨及陳江  
東疆固勸備與權併力備甚歡悅時諸葛亮與備  
相隨肅謂亮曰我子瑜友也即共定六備遂到夏  
口遣亮使權肅亦反命臣松之案劉備與權併力共拒  
中國皆肅之本謀又語諸葛亮  
曰我子瑜友也則亮已預聞肅言矣而蜀書亮傳云亮以連  
橫之略說權權乃大喜如此計始出於亮若二國史官各  
記所聞疏欲稱揚本國容美各取其功今此會權得曹公  
二書同出一人而舛互若此非載述之體也肅獨不言權  
欲東之問與諸將議皆勸權迎之而肅獨不言權  
起更衣肅追於宇下權知其意執肅手曰卿欲何  
言肅對曰向察衆人之議專欲誤將軍不足與圖

大事今肅可迎操耳如將軍不可也何以言之今  
肅迎操操當以肅還付鄉黨品其名位猶不失下  
曹從事乘犢車從吏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  
郡也將軍迎操欲安所歸願早定大計莫用衆人  
之議也權歎息曰此諸人持議甚失孤望今卿廓  
開大計正與孤同此天以賜我也魏書及九州春  
秋曰曹公征荆  
州孫權大懼魯肅實欲勸權拒曹公乃為說權曰彼曹公者  
實嚴嚴也新并表紹兵馬甚精乘戰勝之威伐喪亂之國克  
可必也不如遣兵助之且送將軍家詣壽不然將危權大怒  
致書肅肅因曰今事已急即有他圖何不遣兵助劉備而欲  
新我乎權然之乃遣周瑜助備孫或曰吳書云三袁傳魯  
肅一見孫權便說拒曹公而論帝三之略劉表之死也又請  
使肅宴無幾方復教說勸迎曹公也是時周瑜受使至  
時肅迎者衆而云獨欲斬肅非其論也



都陽肅勸追乃瑜還遂任瑜以行事以肅為贊軍  
後尉助畫方略曹公破走肅即先遣權大請諸將  
迎肅肅將入關拜權起禮之因謂曰子敬孤持鞍  
下馬相迎足以顯卿未肅趨進曰未也衆人聞之  
無不愕然就坐徐舉鞭言曰願至直歲德加乎四  
海摠括九州克成帝業更以安車軟輪徵肅始當  
顯耳權撫掌嘗笑後備詣京見權求都督荊州惟  
肅勸權借之共拒曹公漢晉春秋曰呂範勸留備肅曰  
威力實重初臨荊州恩信未洽宜以借備使撫安曹公聞  
之多操之敵而自為樹黨計之上也權即從之  
權以上地業備方作書落筆於地周瑜病因上疏

曰當今天下方有事役是瑜乃心夙夜所憂願至  
尊先慮未然然後康樂今既與曹操為敵劉備近  
在公安邊境密邇百姓未附宜得良將以鎮撫之  
魯肅智略足任乞以代瑜瑜墮踏之日所懷盡矣

不省汲古本作不苟

江表傳載初瑜疾困與權牋曰瑜以凡才昔受討逆殊特之  
遇委以腹心遂荷榮任統御兵馬志執鞭弭自效戎行規定  
巴蜀次取襄陽憑賴威靈謂若在握至以不謹道遇暴疾昨  
自醫瘳日加無損人生有死脩短命矣誠不足惜但恨微志  
未展不復奉教命耳方今曹公在北疆場未靜劉備寄寓有  
似養虎天下之事而未知終始此朝士肝食之秋至尊垂慮  
之日也魯肅忠烈臨事不省可以代瑜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權或可採瑜死不朽矣案此牋與本所載意旨雖同其辭乖  
異即拜肅奮武校尉代瑜領兵瑜士衆四千餘人  
奉邑四縣皆屬焉今程普領南郡太守肅初住江



陵後下屯陸口威恩大行衆增萬餘人拜漢昌太守  
守備將軍十九年從權破皖城轉橫江將軍先是  
益州牧劉璋網維頽弛周瑜甘寧並勸權取蜀權  
以咨備備內欲自規乃偽報曰備與璋託爲宗室  
翼憑英靈以匡漢朝今璋得罪左右備獨竦懼非  
所敢聞願加寬貸若不獲請備當放髮歸於山林  
後備西圖璋留關羽守權曰猾虜乃敢挾詐及羽  
與肅鄰界數生狐疑疆場紛錯肅常以歡好撫之  
備既定益州權求長沙零桂備不承旨權遣呂蒙  
率衆進取備聞自還公安遣羽爭三郡肅住益陽

與羽相拒肅邀羽相見各駐兵馬百步上但諸將  
軍單刀俱會肅因責數羽曰國家區區本以土地  
借卿家者卿家軍敗遠來無以爲資故也今已得  
益州既無奉還之意但求三郡又不從命語未究  
竟坐有一人曰夫土地者惟德所在耳何常之有  
肅厲聲呵之辭色甚切羽操刀起謂曰此自國事  
事是人何知日使之去  
吳書曰肅欲與羽會言諸將疑  
恐有變議不可往肅曰今日之

事宜相開辭劉備有國是非未決羽亦何敢重發于今乃  
就羽羽曰高林之設皆備身行國懷不脫介勳力破  
豈得徒勞無一塊壤而足下來當收地邪肅曰不然始與  
州觀於長阪豫州之衆不當一枝肅當慮志勢圖  
遠氣望不愛此主上於懸豫州之身無有處所不受土地  
人之功使有庶庶以濟其患而豫州私獨節情愈德願好



今已藉手於西州矣又欲剪并荆湘之上斯蓋凡夫所不忍  
行而況整頓人物之主乎肅國貪而棄義必為禍階君子屬  
當重任豈不能明道處分以義輔時而自持爾備遂割湘  
眾以圖力爭師曲為老將句獲濟期無以答

水為泉於是罷軍事開年四十六建安二十二年卒權  
為舉哀又臨其葬諸葛亮亦為發哀吳書曰肅為之  
內外節儉不務俗好治軍整頓禁令必行雖在軍陣手不釋  
卷又善談論能屬文辭思慮弘遠有過人之明周瑜之後肅  
之為權稱尊號臨壇顧謂公卿曰昔魯子敬嘗道  
此可謂明於事勢矣肅遺腹子淑既壯濡須督張  
承謂終當到至永安中為昭武將軍都亭侯武昌  
督建衡中假節遷夏口督所在嚴整有方幹鳳皇  
三年卒子睦襲爵領兵馬

呂蒙字子明汝南富陂人也少南渡依姊夫鄧當  
當為孫策將數討山越蒙年十五六竊隨當擊賊  
當顧見大驚呵叱不能禁止歸以告蒙母母志欲罰  
之蒙曰貧賤難可居脫誤有功富貴可致且不探  
虎穴安得虎子母哀而舍之時當職吏以蒙年小  
輕之曰彼豎子何能為此欲以肉餒虎耳他日與  
蒙會又出辱之蒙大怒引刀殺吏出走逃邑子鄭  
長家出因校尉袁雄自首承問為言策召見奇之  
引置左方數歲鄧當死張昭薦蒙代當拜別部司  
馬權統事料諸小將兵少而用薄者欲并合之蒙



陰賒賞爲兵作絳衣行滕及簡日陳列赫然兵人  
練習權見之大悅增其兵從討丹楊所向有功拜  
平北都尉領廣德長從征黃祖祖令都督陳就逆  
以水軍出戰蒙勒前鋒親梟就首將士乘勝進攻  
其城祖聞訖死委城走兵追禽之權曰事之克由  
陳就先獲也以蒙爲橫野中即將賜錢千萬是歲  
又與周瑜程普等西破曹公於烏林圍曹仁於南  
郡益州將襲肅舉軍來附瑜表以肅兵益蒙蒙盛  
稱肅有膽用且慕化遠來於義宜且血不宜奪也  
權善其言還肅兵瑜使甘寧以別據夷陵曹仁分衆

攻寧寧困急使使請救諸將以兵少不足分蒙謂  
諸將曰留凌公績蒙與君行解圍釋急勢亦不久  
蒙保公績能十日守也又說瑜分遣三百人柴斷  
險道賊走可得其馬瑜從之軍到夷陵即日交戰  
所殺過半敵夜遁去行遇柴道騎皆舍馬步走兵  
追蹙擊獲馬三百匹方船載還於是將士形勢自  
倍乃渡江立屯與相攻擊曹仁退走遂據南郡撫  
定荊州還拜偏將軍領尋陽令魯肅爲周瑜言之  
陸口過蒙屯下肅意尚輕蒙或說肅曰呂將軍功  
名顯不可以故意待也君宜顧之遂往請蒙酒



斷蒙問肅曰君受重任與關羽為鄰將何計略以  
備不虞肅造次應曰臨時施宜蒙曰今東西雖為  
一家而關羽豈能虎也計安可不豫定因為肅書  
五策肅於是越席就之拊其背曰君子明吾不知  
卿才略所及乃至於此也遂拜蒙母結友而別  
傳曰初權謂蒙及肅曰卿今並當塗掌事宜學問以自開  
益蒙曰在軍中常事多務恐不容復讀書權曰孤實欲卿治  
經為博士邪但當令涉獵見往事耳卿言多務孰若孤少  
時歷詩書禮記左傳國語惟不讀易至統事以來雖三史  
家兵書自以為大有所益如卿二人意性朗悟學必得之  
當不為乎宜急讀孫子六韜左傳國語及三史孔子言終日  
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光武嘗兵馬之務手不  
釋卷孟德亦自謂老而好學卿何獨不自勉耶蒙始就學  
為忘不倦其所覽見舊儒不勝後魯肅上代周瑜過蒙言  
議肅常愛吳肅拊蒙背曰吾謂天弟但有武略耳至於今者

學識英博非復吳下阿蒙蒙曰士別三日即更刮目相待  
大兄今論何一稱穰侯乎兄今代公瑾既難為繼且與  
關羽為鄰斯人長而好學讀左傳國語皆上口梗亮有雄  
氣然性頗自負好凌人今與為對當有單復以卿待之  
密為肅陳三策肅敬受之秘而不宣權常歎曰人長而  
進益如呂蒙將欽蓋不可及也富貴榮顯更能折節好  
學耽悅書傳輕財尚義所行可述並作國士不亦休乎  
次比近三將死子弟幼弱權悉以兵并蒙蒙固辭陳啓  
顧等皆勤勞國事子弟雖小不可廢也書三上權乃聽  
蒙於是又為擇師使輔導之其操心率如此魏使廬江  
謝奇為斬春典農屯皖田卿數為邊寇蒙使人誘  
之不從則伺隙襲擊奇遂縮退其部伍孫子才宋  
豪等皆攜負老弱詣蒙降後從權拒曹公於濡須

悅田卿沈古板作  
鄉字較通



數進奇計又勸權夾水口立塢所以備御甚精

曰權欲作塢諸將皆曰上岸擊賊洗足入船何用塢為呂蒙曰兵有利鈍戰無百勝如有邂逅敵步騎感人不暇及

水其得入船乎曹公不能下而退曹公遣朱光為廬

江太守屯皖大開稻田又令間人招誘鄱陽賊帥使

作內應蒙曰皖田肥美若一收孰彼眾必增如是數

歲操無見矣宜早除之乃具陳其狀於是權親征皖

引見諸將問以計策吳書曰諸將皆勸作土山漆攻具蒙趨進曰治攻具及土山必

歷曰乃成城備既修外救必至不可圍也且乘兩水以入若留經日水必向盡還道艱難蒙竊危之今觀

此城不能甚固以三軍銳氣四面並攻不蒙乃薦甘寧為

移時可拔及水以歸全勝之道也權從之蒙乃薦甘寧為

升城督督攻在前蒙以精銳繼之侵晨進攻蒙手

執枹鼓士卒皆騰踊自升食時破之既而張遼至

夾石聞城已拔仍退權嘉其功即拜廬江太守所

得人馬皆分與之別賜尋陽屯田六百戶官屬三

十人蒙還尋陽未期而廬陵賊起諸將討擊不能

禽權曰鷲鳥累百不如一鴉復令蒙討之蒙至誅

其首惡餘皆釋放復為平民是時劉備令關羽鎮

守專有荆土權命蒙西取長沙零桂三郡蒙移書

二郡望風歸服惟零陵太守郝普城守不降而備

自蜀親至公安遣羽爭三郡權時住陸口使普肅

汲古板一鴉作一鴉

汲古本仍退作乃退



肅初蒙既定長沙當之零陵過酈載南陽鄧玄之  
玄之者郝普之舊也欲令誘普及被書當還蒙祕  
之夜召諸將授以方略晨當攻城顧謂玄之曰郝  
子太聞世間有忠義事亦欲爲之而不知時也左  
將軍在漢中爲夏侯淵所圍關羽在南郡今至尊  
身自臨之近者破樊本屯救鄴逆爲孫規所破此  
皆目前之事君所親見也彼方首尾倒懸救死不  
給豈有餘力復營此哉今吾士卒精銳人思致命  
至尊遣兵相繼於道今子以旦夕之命待不一望  
之救猶牛蹄中魚異賴江漢其不可恃亦明矣若

子太必能一士卒之心保孤城之守尚能稽延旦  
夕以待所歸者可也今吾計力度慮而以攻此曾  
不移日而城必破城破之後身死何益於事而令  
百歲老母戴白受誅豈不痛哉度此家不得外問  
謂援可恃故至於此耳君可見之爲陳禍福玄之  
見普具宣蒙意普懼而聽之玄之先出報蒙普尋  
後當至蒙豫勅四將各選百人普出便入守城門  
須臾普出蒙迎執其手與俱下船語畢出書示之  
因拊手大笑普見書知備在公安而羽在益陽慙  
恨入地蒙留孫河委以後事即日引軍赴益陽劉



備請盟權乃歸曹等割湘水以零陵還之以尋陽  
陽新為蒙奉邑師還遂征合肥既徹兵為張遼等  
所龍蒙與凌統以死扞衛後曹公又大出濡須權  
以蒙為督據前所立場置疆弩萬張於其上以拒  
曹公曹公前鋒屯未就蒙攻破之曹公引退拜蒙  
左護軍虎威將軍魯肅卒蒙西屯陸口肅軍人馬  
萬餘盡以屬蒙又拜漢昌太守食下雋劉陽漢昌  
州陵與關羽分三接境知羽驍旗有并兼心且居  
國上流其勢難久初魯肅等以為曹公尚存禍難  
始構宜相輔協與之同仇不可失也蒙乃密陳言

策曰今在虜守南郡潘璋在白帝蔣欽將游兵萬  
人循江上下應敵所在蒙為國家前據襄陽如此  
何憂於操何賴於羽且羽君臣矜其詐力所在反  
覆不可以腹心待也今羽所以未便東向者以至  
尊聖明蒙等尚存也今不於疆壯時圖之一旦僵  
仆欲復陳力其可得邪權深納其策又聊復與論  
取徐州意蒙對曰今操遠在河北新破諸袁撫集  
幽冥未暇東顧徐土守兵聞不足言往自可克然  
地勢陸通驍騎所騁至尊今日得徐州操後旬必  
來爭雖以七八萬人守之猶當懷憂不如取羽全



據長江形勢益張權尤以此言為當及蒙代肅初  
至陸口外倍脩恩厚與羽結好後羽討樊留兵將  
備公安南郡蒙上疏曰羽討樊而多留備兵必恐  
蒙圖其後故也蒙常有病乞分士眾還建業以治  
疾為名羽聞之必撤備兵盡赴襄陽大軍浮江晝  
夜馳上襲其空虛則南郡可下而羽可禽也遂稱  
病篤權乃露檄召蒙還陰與圖計羽果信之稍撤  
兵以赴樊魏使于禁救樊羽盡禽禁等人馬數萬  
託以糧乏擅取湘關米權聞之遂行先遣蒙在前  
蒙至尋陽盡伏其精兵艤艦中使白衣搖櫓詐商賈

人服晝夜兼行至羽所置江邊屯候盡收縛之是

故羽不聞知遂到南郡士仁麋芳皆降吳書曰將軍

拒守蒙令虞翻說之翻至城門謂守者曰吾欲與汝將軍語

仁不肯相見乃為書曰明者防禍於未萌智者圖患於將來

及得知失可與為人知存知亡足別吉凶大軍之行亦候不

及不應之獨守繁帶之城而不降死戰則毀宗族祀為天下

譏笑呂元威欲徑到南郡斷絕陸道生路一塞索其地形將

軍為在箕舌上耳奔走不得免降則失義竊為將軍不安幸

熱思焉仁得書源深而降離謂蒙曰此譎兵也當將仁行歸

兵宿城遂將仁至南郡南郡太守糜芳城守蒙以仁示之遂

降吳錄曰初南郡城中失火頗焚燒軍器羽以責芳芳內畏

懼權聞而誘之芳潛相和

屬皆撫慰約令軍中不得干歷人家有所求取蒙

麾下士是汝南人取民家一笠以覆官鎧官鎧雖



公蒙猶以為犯軍令不可以鄉里故而廢法遂垂涕斬之於是軍中震慄道不拾遺家旦暮使親近存恤耆老問所不足疾病者給醫藥飢寒者賜衣糧羽府燕財寶皆封閉以待權至羽還在道路數使人與蒙相聞蒙輒厚遇其使周游城中家家致問或手書示信羽人還私相叅訊咸知家門無恙見待過於平時故羽吏士無闕心會權尋至羽自知孤窮乃走麥城西至漳鄉衣皆委羽而降權使朱然潘璋斷其徑路即父子俱獲荊州遂定以蒙為南郡太守封侯表傳曰權於公安大會呂蒙

謀也今大功已捷慶賞未行也選虎威將軍官屬并南郡盧江二郡威儀拜畢還營兵馬導從前後鼓吹賜錢一億黃金五百斤蒙固辭金錢權光耀于路

不許封爵未下會蒙疾發權時在公安迎置內殿所以治護者萬方募封內有能愈蒙疾者賜千金時有鍼加權為之慘感欲數見其顏色又恐勞動常穿壁聽之見小能下食則喜顧左右言笑不然則咄嗒夜不能寐病中瘳為下赦令群臣畢賀後更增篤權自臨視命道士於星辰下為之請命年四十二遂卒於內殿時權哀痛甚為之降損蒙未死時所得金寶諸賜盡付府藏勅主者命絕之日



皆上還喪事務約權聞之益以悲感蒙少不脩書  
傳每陳大事常口占為成疏常以部曲事為江夏  
太守蔡遺所白蒙無恨意及豫章太守顧卽卒權  
問所用蒙因薦遺奉職佳吏權笑曰君欲為祁奚  
耶於是用之甘寧麤暴好殺既嘗失蒙意又時違  
權令權怒之蒙輒陳請天下未定闇將如寧難得  
宜容忍之權遂厚寧卒得其用蒙子霸襲爵爵與  
守冢三百家復田五十頃霸卒兄琮襲侯琮卒弟  
睦嗣孫權與陸遜論周瑜魯肅及蒙曰公瑾雄烈  
膽略兼人遂破孟德開拓荊州邈焉難繼

君今繼之公瑾昔要子敬來東致達於孤孤與宴  
語便及大略帝王之業此一快也後孟德因獲劉  
琮之勢張言方率數十萬衆水步俱下孤昔請諸  
將咨問所宜無適先對至子布文表俱言宜遣使  
脩敬迎之子敬即駁言不可勸孤急呼公瑾付任  
以東連而擊之此二快也且其決計策意出張蘇  
遠矣後雖勸吾借玄德地是其一短不足以損其  
二長也周公不求備於一人故孤忘其短而貴其  
長常以比方鄧禹也又子明少時孤嘗不辭劇易  
果敢有膽而已及身長大學問開益警略奇至可



以次於公瑾但言議英發不及之耳圖取關羽勝  
於子敬子敬答孤書云帝王之起皆有驅除羽不  
足忌此子敬內不能辨外為大言耳孤亦怒之不  
苟責也然其作軍屯營不失令行禁止部界無廢  
負路無拾遺其法亦美也

評曰曹公乘漢相之資挾天子而掃羣桀新盪荆  
城仗威東夏于時議者莫不疑貳周瑜魯肅建獨  
斷之明出眾人之表實奇才也呂蒙勇而有謀斷  
識軍計譎郝普會關羽最其妙者初雖輕果妄殺  
終於克己有國士之量豈徒武將而已乎孫權之

論優劣允當故載錄焉

周瑜魯肅呂蒙傳第九

吳書

國志五十四

此書實感用學  
公孫權送羽書  
此書實感用學



Large stylized watermark or seal, possibly containing the characters '海山' (Haishan).

Vertical text columns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page,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The text is mostly illegible due to fading and ink bleed-through.

Small vertical text or characters located at the bottom right corner of the page.



程